

大臣又已六年而貢法乃定猶慮不便於民故今行於全羅慶尚兩道  
試險便否才過一年利害未判卿遽以丁巳下年之稅比之戊午中年  
之賦曰貢法之行收歛之數多於前日欲止不行豈不謬哉卿以旬宣  
之職一道表率尚曰如此矧伊鄉曲無知之民乎卿之所言雖是實乖  
大體卿其知悉○壬子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故判事李斯岡妻鄭氏夫  
亡不奔喪公然食肉既葬後脫衰有虧婦道然已曾物故難以治罪且  
李斯岡取鄭氏雖不好合然未與鄭絕斯岡沒後鄭助辦喪葬又著衰  
行喪固非匿不舉哀之比又給義子知高原郡事李孝誠奴子夫婦之  
間恩義未絕李孝誠受鄭之奴平時以繼母事之今父死後以不終喪  
制視如路人不服其喪則後來薄行之徒援此效尤不服繼母之喪傷  
倫敗俗其漸可慮請令孝誠服喪終制以厚風俗從之○傳旨咸吉道  
都節制使金宗瑞曰今五月初五日計稟使崔致雲道通事李興德回  
還言九察等仍居鏡城地面安業撫綏事已准請崔致雲捧勅十五日  
後入京卿其知之崔致雲入京後據勅諭製教書發遣朝官令野人並  
皆知會卿姑謂九察等曰前冬李張家誣飾虛僞以誑朝廷進賀使崔  
士儀賫來勅旨內令九察等搬移李滿住一處聚居國家將九察等以

居鏡城地面不可許令搬移奏達朝廷得蒙准請汝等毋生移動之心  
 仍居安業以遂生生之利卿將此意審其允察等向背量宜曉諭不必  
 強說也○持平鄭孝康右獻納皇甫恭啓杖田乙充軍臨瀛伴黨十五  
 人並定軍役收奪樂工安莫同告身定役本司此必逢迎臨瀛而為不  
 善者也請皆鞠之上曰田乙杖一百充軍足矣伴黨定軍役所以懲  
 臨瀛也安莫同亦無罪矣然素聞不肖故予心以為如此儉小之輩所  
 致也乃定役本司固無可鞠之罪也爾等後必知之史筆亦將書之予  
 豈秘哉○癸丑御勤政殿受朝○宗貞盛所遣而羅洒毛等六人來獻  
 土物○甲寅雨○視事○領集賢殿事黃喜許稠集賢殿大提學申際  
 李孟昉提學權躡鄭麟趾副提學安止等上疏曰臣等伏觀近年以來  
 中外學生記誦場屋之文僥倖進取之路靡然成風其間或有勤於讀書  
 者儕輩反為非笑其廢棄學業志趣浮薄一至於此大非國家之益欲  
 革其弊莫若讀聖賢書以正其趨向之志欲其讀書莫若行元典陞齋  
 之法此誠勸學成材良法美意而末之舉行者以京中學生怠於居齋  
 外方學生憚於往來之故也臣等反覆參詳科舉三場之式續典已載  
 不必變更平日教養作成之術謹依元典并其未備條件具列如左伏

望特降俞音一一施行不勝幸甚一平時講明經書以盡其養育之方三年試其藝能以求其俊傑之才此古今不易之法近來獻議紛紜科舉取士之法屢變然臣等謂日月積久然後學業成科舉有期然後心志定今式年外又有別試多士囂然不假讀書既無儲養之素所以場中著述鮮有可觀請先罷別試以定士志若出於宸衷無時取士不在此限一居齋者依元典考講陞齋仕官者及有故不得居齋諸生欲赴講者聽考講置簿不必拘陞齋例其已得通講者雖屢舉不中勿令復講一元典陞齋條云外方生徒各道觀察使每年春秋考講置簿送于成均成均報禮曹更講如館例如此則外方生徒每年兩次群至成均更講數月內亦不能畢禮曹臺諫連日會坐有弊若緣有故稽於齋坐則外方生徒贏糧久留實爲未便且式年鄉試在於二月試訖赴京則會試日迫不暇考講乞依中朝科舉鄉貢例式年前一年八九月間考其置簿許赴鄉試以前定額數試取其年十月前悉送成均成均報禮曹禮曹與臺諫會坐成均更講則可以精加究問無粗率涉獵之弊一元典通四書五經而二舉不中者程文雖不中律亦許入格此法似宜舉行然元典科舉之法初場講經雖已升至易齋者及其式年四書各一章

五經各一章更講果通則程文雖不中律亦許入格今科舉初場製述已依續典而行若以禮曹臺諫各一員與成均考講升于易齋者謂之能通四書五經不復考講輒許入格則前日已講之書更不溫考全然無事者恐或有之當其式年試官於三場畢試後更講通四書五經者充三十三人之數許赴殿試則似合元典之意矣一詳其升齋本意要令諸生融貫經書旨趣乞令講說之際臨文而究問義理淵源精粗本末以盡聖賢之宗旨一若式年科舉必須通四書五經者乃許赴試則人材各有長短容有遺材之歎通二經以上者亦令赴試三場書同者以通經多少第其高下此法舉行未久而取士則經數或有未滿一式年間通一經以上者亦令赴試才允○刑曹啓江原道平康縣良女每邑莊與奸夫僧尚文謀殺本夫請依律每邑莊凌遲處死尚文處斬忠清道懷仁縣強盜百姓金石老金衆咸吉道咸興強盜劉貴敬裴信等請依律處斬從之○乙卯微雨○慶興郡下雨色黃如松花而粘味如泥凡五古老云年豐之徵○丙辰雨○議政府啓衆詳續刑典丁酉年正案及逃亡未推案已身見付外稱父母祖父母同腹三四寸見付陳告投屬一皆禁錮其下一條繼書公處奴婢逃亡漏落避役者許

人陳告竊謂前一條禁人陳告投屬後一條許人陳告賞給前後似相  
矛盾故稽諸刑典本文前條爲私處奴婢欲就輕避重因緣公賤冒稱  
父母祖父母同腹之名通同援引及雖元係公賤若丁酉年案不付已  
會仰役私家人陳告投屬者禁斷之法也後條爲公處奴婢逃漏避役  
者許人陳告之法也續典修撰之時只舉大略而書之故其文勢未整  
難於奉行請自今其投屬陳告禁斷之法及許人陳告依刑典本文施  
行從之○丁巳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馳啓去閏二月間有一骨看  
兀狄哈誣言巨乙加介酌酒拔劍刺人殺之國家置極刑其浮言流至  
具州子孫同類咸懷忿恨請諸種入寇報怨都乙温聞之奔告臣即諭  
以虛事然後巨乙加介之子等解惑順命乃還其家又進皮物今因趙  
石岡之言臣等聞巨乙加介物故秘之不發此言若然則彼巨乙加介  
之子等必以前日誣言爲是而深怨其被誅矣臣等以謂彼叢爾夷狄  
雖懷忿怨何畏之有然不如安靜之爲愈也且誣言不可不解今幸兀  
良哈大伊乃温土等率生阿上京使在京妻孥詳言其本末而先此二  
人具悉始病日時病死日時醫療喪葬等事今他兀良哈傳通於  
彼又給喪用紙布以示國家護喪之意而後大伊乃温土回還詳言其

本末則庶幾解惑矣下禮曹○咸吉道觀察使都節制使啓移置鍾城郡於童巾甚爲便益然鍾城軍卒不足故或依前日所啓五百戶加入居或待其阜成軍卒加多然後漸次移設可也然其移設難以歲月期也寇賊要害之地獨無石堡甚爲未便都節制使行營綠野歧則左右皆高山且有水患牧馬水草不足似非長遠之計也今鍾城郡則乃是四鎮中央又好水草移其郡於童巾之後又移設都節制使行營於此爲便旁近人民當時聚居亦爲便易雖築石堡不爲後日虛棄前功也宜築石城二千五百尺可也但西山逼近又無石功役艱就東距四五里有可爲築城之地又迤北二十餘里小白山下亦有城基若築於此則數百家可壘其地以資生業矣然時方雨水水源深淺亦所難測故此三處嘗時未定請遣都巡撫使與臣等審定以築下兵曹○咸吉道觀察使都節制使馳啓甲山郡回山社羅暖以下居民乃於六日程途惠山城乎每年自九月至二月婦人小兒至於牛馬雞犬並皆入保故其所耕之穀藏之空家盡爲人盜竊或路遠難取人馬俱因此人心浮動怨咨不小誠非永遠之計實爲未便若於甲山郡魚面水洞擇險隘易守之處堅設壁城則十夫所守千人莫攻又差千戶一人分屬旁近軍

卒以時入保則三水以東居民每歲徃來入保之弊庶可除矣下兵曹  
兵曹啓請依所啓施行從之○咸吉道都觀察使李叔時馳啓當初受  
教下三道各官鄉戶多者或過數百戶雖減十戶無損於彼費遣朝官  
擇資產富饒者入居若各官守令不顧大體富強鄉戶甘心役使乃以  
貧賤之人調教入居則依曾降教旨論罪其法嚴矣而今者入居率皆  
殘戶非徒有違於教旨遠路徃來之弊亦且不小今不改正則後來尤  
甚請令本道本官以壯實鄉戶加抄入送并戶立軍使之永實軍戶自  
今別遣朝官一依教旨擇富強鄉戶入送下兵曹○戊午御勤政殿受  
朝忽刺温兀狄哈阿弓河衛都事阿知羅所遣指揮同知所乙非等二  
人夫都好衛指揮同知也時他所遣指揮僉事也吾乃家下衛指揮沙  
充哥所遣指揮朱赤等二人隨班獻土物仍請鞍子麻布綿布等物  
上引見所乙非也吾乃朱赤于殿內曰炎熱路遠辛苦而來所乙非對  
曰騎良馬食珍味而來何苦之有 上曰汝之好意予已知之所乙非  
人曰我酋長阿知羅年今七十三謂小人曰諸衛皆歸順吾在中間幸  
老不能親朝汝當親進且學大國之事 上曰備悉汝意矣○計稟使  
書狀官金何回自京師進遠遊冠絳紗袍及衝天冠翼善冠質正事目

上引見于思政殿仍請承政院曰計稟使復命之日賜以鞍馬予已  
定矣若金何雖名書狀官當命遣之時擬諸副使叅謀使事乃蒙准請  
且冠服質正之事前後又有功焉今欲特賜以異之若之何則可以居  
使通事之間乎僉曰賜馬則庶可矣遂賜何內廐馬一匹○僉知中樞  
院事李藝啓宗貞盛見奪九州於大內殿竄身對馬島專蒙 聖恩安  
心土著不此之顧作弊多端一月之內所遣幾至數千以有限之需待  
無窮之使將來可慮請遣人於宗貞盛開諭禁斷且倭人賫來書契考  
其真僞若僞造者則不為應接悉皆還送已有前規然其留浦時及京  
中往還供億之弊不小請自今倭人賫來書契初泊處萬戶須即傳次  
禮曹禮曹叅考真僞若僞造則勿論程途遠近並給過海十日糧還送  
為便請遣人宗貞盛等各處開諭且商販倭人所賫雜物如銅鐵鐵丹  
木藥材則民間不得私自市易故不獲已輸于京其餘勿輸京中使其  
所泊處萬戶考覈聽民貿易何如右事件譯以倭書書于板乃於倭船  
所泊各浦張掛廣示又於倭客人來往各浦中大船中並船槍劍船追  
倭船皆設槍劍以示威武下禮曹與議政府同議以啓○己未各司奴  
婢推刷色啓國家公處誠獲所係甚重在永樂十五年丁酉我 太宗



恭定大王置刷卷色命領議政府事柳廷顯等提調其事嚴加究治勒  
成正案以貽後來且立遵守憲章十餘條件具載六典班班可考然自  
丁酉之歲到于今二十餘年而中外官吏陵夷其職生產物故之未明  
也逃亡移徙之未推也當身之役不役身貢之納不納皆未能精察都  
官典農寺奴婢以萬計而當該官吏牽引他務不加省於是 殿下  
乃命臣等推刷各司奴婢遂以丁酉正案爲本參考各年續案隱漏者  
推之告爭者辨之修成正案凡一百二十四司見推奴婢二十一萬數  
千餘口未推奴婢二萬數千餘口其合行事件條列于後伏惟 聖鑑  
裁擇一各司權知直長書負齋郎令史等吏典各其司婢子通奸論罪  
罷黜已有成規禁各官書負日守鄉吏等良家女子及家婢作妾僧人  
娶妻曾有禁令上項人等實非的夫其所生並令從賤其他嫁良夫所生  
式年限內未告狀者過限告狀者亦皆從賤雖限內告狀其夫良籍不  
明者從賤一今己未年正案付奴婢許良相訟痛禁及己身名字見  
付外陳告投屬禁錮之法與容隱使用人論罪之法一依丁酉年正案  
例施行一自丁酉正案後奴婢考察之法不爲不備有司未之舉行今又  
設推刷色而治之今不董正弊復如前竊觀我國家公私奴婢之事已

是大段故別置都官以掌之然都官醉於決訟而公處奴婢反爲餘事  
多般屬公奴婢決等以後奴婢名字及子枝專不推考錄案後日相考  
無門各處定屬及換定奴婢皆不明白施行彼此紊亂難考其不職甚  
矣臣等竊意都官既是掌奴隸之事擇東西班內可當者二人兼差正  
佐郎與前奴婢色郎廳皆以其任毋令與於決訟各司奴婢生產物故  
逃亡移接選上身貢等事專掌依六典施行刑曹判書參判既是實案  
一應公處奴婢事及官吏勤怠以時檢舉從之○命遣僧行乎還山傳旨  
沿道各官守令各驛丞曰令下去前判禪宗事行乎其供億務令精潔  
毋取忽慢又傳旨全羅道觀察使賜米鹽各十石○庚申幸慕華館迎  
勅至景福宮受勅禮畢還御思政殿引見參判崔致雲問奏准事由  
勞慰繾綣天語款曲仍賜鞍具馬一匹其勅諭曰得奏建州等衛都  
指揮李滿住等虛捏奏請及曾有勅諭聽令童倉凡察等既在彼安生  
樂業仍聽其在彼居住不必搬移王更宜戒勅其安分守法勿作非爲  
以累王之令德欽哉故諭 上宴崔致雲于思政殿王世子及宗親議政  
府六曹判書司憲府大司憲都鎮撫六承旨侍宴從事官亦皆與焉  
從人則賜宴賓廳又賜致雲田三十結金何十結通事各五結○兵曹

啓選東西班通政折衝以下有武藝智略者六十入置內禁衛以充宿衛其任至重且榮賞罰不嚴則懲勸無由慮有不謹其職者謹以勸懲事件條列于後一別無罪過勤謹職事者通政折衝外依東班例滿三十朔加資一每年歲終摠計一年之病衆所共知不得已實病外一兩日病則合計滿十五日者當叙不叙病滿百日者不論實病並皆罷黜一春秋講武時連二度不侍衛者當叙不叙連三度不侍衛者罷黜從之○上覽大明律奸有服親之妾條謂都承旨金墩曰故事宗室有犯不使外人治之漢梁王立犯法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奸事請誅之谷永上疏曰猥傳致之汙穢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也由是寢而不治後人是之今順成君證取一朶蓮生二女樂安君寔取金閨月生一男皆權聰之妾也予欲按治媒人然已經赦宥欲杖二妓還本定役然皆有子予欲奪證寔告身勒還二妓于其鄉定役禁其出入於爾意何如寔甚狂悖父教之不得矣今聞憲府將覈之欲召大司憲特令勿治墩對曰室宗有犯毋使有同治之甚得待親之道然證寔所犯上已知之宗室衆多不可不懲以警其餘只收告身亦當安享其家何所徵乎命收告身黜于遠方向何如上曰彼雖如此

然不可貶黜其收告身宗學外母得出入○辛酉親傳望祭香祝○及第宗盤上言曰同姓五寸叔宋勉以獨子無嗣欲以臣爲後議臣父臣父諾之臣年弱冠寄生於其家視之猶子極其愛慈臣亦愛敬如父母及年二十三養父母圖婚而以養母三寸姪金有良之女妻之以其田民皆傳之於臣使之主祀因此取忌於族類多矣適當此時臣丁父喪喪葬之費妻家不顧養母致怨曰親父喪尚然於養父母可知即時離異更求婚未遂其意歲於己酉養父病死臣主喪送終守其祠堂以供子職歲在甲寅憲府以臣疏簿正妻加劾而母子之意置而勿論以養母同處一家有違男女有別之意併論奏請 聖鑑灼知情實只坐疏簿之罪不論無別之辭臣甘受其罪歲在乙卯養母又以病死臣行喪終孝丙辰十二月臣濫蒙乾坤再造之恩猥忝校書正字之職憲司拘臣告身復將昔旧所劾無別之端論奏仍請罷職以黜憲司之論豈無所聞歟然小臣之心以謂養母之分如天若地固無嫌疑於其間如其無別詳覈情迹置之極刑可也推之未極而仍以無別之端削名仕版臣之痛心曷有其已此必趙雅以女子絕收養之故潛搆禍機也果於乙卯之歲謀奪奴婢而多端造飾訴于郤官無根之言尚且書之於狀

訟之於官因緣族系流言士林必矣臣將此意擊鼓上言啓下司憲府  
進臣與趙雅對論趙雅一於發狀年月在憲府劾問之後反以憲府之  
事而造飾發狀對之然其狀內曰叔妻申氏向宋盤過度委曲叔以為  
荒唐而歲於己亥黜送且己酉年宋盤以申氏瘡疾陪申氏累朔回行  
叔大怒此言皆非憲府文案之辭則其曰聞憲府之事而為言者妄矣  
又舉己亥己酉年之事而發狀則陰謀構禍其在甲寅年之前明矣而  
且必有出處矣據此而窮推如實其言致臣極刑如其不實俾釋痛憤  
可也今憲府但以臣之未能明言趙雅喧嘩之處推之未見還置曖昧  
難明之地臣之腐心有加無減若以曖昧受玷終身非徒含怨於九泉  
抑亦流惡於永世臣之此恨迺無告處自知汎濫當受重刑謹昧死上  
言伏望 聖明曲照故事養母之心特命窮問出言之處更使明辨俾  
釋痛結之情命下吏曹依他例除本館之職○教咸吉道都節制使金  
宗瑞曰天之育物不遺洪纖王者愛民無間彼此粵惟童倉九察等自  
其先世居于本國鏡城之地惟我 祖宗授以官職給其衣食安生樂  
業蓋有年矣然在癸丑七姓野人等舊有讎隙殺略殆盡其餘孽不能  
自存肆予追念 祖宗綏撫之至意不忍視其自滅悉令完聚存恤開

設衙門以嚴守禦予之撫恤亦非不至而童倉等謀欲群聚陰與滿住互相奏請正統三年正月初六日藝文提學李演賈捧到勅諭節該童倉等奏其兄阿古與七姓野人讎殺今要與李滿住一處住坐即令人護送予即遣親弟惠寧君具奏本年五月二十五日回來賈奉勅諭節該童倉等欲同李滿住一處居住已准所奏今得王奏李滿住等讎嫌未解若令聚處邊患益滋其童倉九察等聽令仍在鏡城地面不必搬移王惟善加撫恤使之安生樂業各得其所欽此復令安業庶與吾民永享生生之樂不意今者滿住等尚嚙宿恨欲遂詭計飾詐多端欺冒天聰正統四年三月初四日仁壽府尹崔士儀賈捧到勅諭節該聽其搬移與滿住一處居住予又條具事由即遣工曹總判崔致雲馳奏事由本年五月十三日回來賈捧到勅諭云得奏建州等衛都指揮李滿住等虛捏奏請及曾有勅諭聽令童倉九察等仍在鏡城地面居住等因具悉朕惟王之父子世守禮法永篤忠誠童倉九察等既在彼安生樂業仍聽其在彼居住不必搬移王更宜戒勅其安分守法勿作非爲以累王之今德欽惟我 聖天子以乾坤之量日月之明洞照滿住之姦偽我國之誠款開示處置之方至矣盡矣予惟童倉等世居境內輸誠

扞衛略無疑貳之心而今乃至此者只緣滿住陰誘耳實非本心也予  
特矜恕焉卿久在邊陲灼知事情宜加曉諭使自省悟也卿其思勉寡  
人好生之德仰體皇上一視之恩克敦撫綏俾遂生業共沐東漸之化  
永安比鄙之氓故茲教示想宜知悉○禮曹致書于對馬州大守宗貞  
盛曰貴州使送一船所騎或八九十餘名或六七十餘名婦女小童亦  
並載來實爲煩擾來七月初七日始大船四十名中船三十名小船二  
十名以爲定式接待給糧如有數外濫騎出來人不許接待給糧且前  
者通書曰此處百姓及奴婢即今逃去者須要使人請還其餘出去以  
遠人物不復請還今者人物還送事如前復請有違前約自今以如此  
請還事送人亦不接納惟照九州諸處亦通此意○壬戌震京畿衿川  
縣人○司憲府啓別侍衛李英林奸出宮侍女請依律處斬 上特減  
二等○癸亥御勤政殿受朝○賜賻卒抵制李穗○甲子黃海道監司  
報海州地陷廣五尺二寸深二十九尺六寸水深十八尺三寸命行解  
怪祭○乙丑視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倭人三未三甫羅殺汝每持  
羅汝每時羅是雖倭人然擅殺於我國境內甚爲縱恣無忌固宜劾問  
事由嚴加戒飭以送可也都萬戶不能檢覈乃使三未三甫羅任情還

歸非徒禁網疎闊抑亦邊鄙不嚴請令有司鞠其都莫尸抵罪又致書於宗貞盛令治三未三甫羅擅殺之罪爲便且前此也三甫羅擅殺老古羅三甫羅本國置不問故無所懲戒擅殺者相繼而起漸不可長六典謄錄有倭人如有故犯禁身以問之法自今如此犯罪倭人所在官吏拘執繫獄以聞待決從之○傳旨全羅道觀察使都節制使文貴病苦見代今當熱時就道爲難令寓於各官別館及寺社安心調理其供億之需曲加措置以待病愈上送○丙寅遣禮曹判書閔義生如京師謝恩其表曰大度無容克敦涵育卑情上達優荷眷憐舉國均懼粉身圖報竊念頑俗猶懷宿嫌乃構誣妄之辭欲爲群聚之計慮或滋於邊患恐難自於愚衷肆冒嚴威而再瀆敢望俞音之浹頒曲直自辨實賴天鑑之孔昭褒獎惟隆濫被皇恩之罔極佩銘無已感愧交深茲蓋聖德誕敷英謨丕顯明見萬里之遠擴推一視之仁遂令弊邦獲紓殊寵謹當庶効輦東之職慎守箕封益殫拱北之誠恒申華祝方物表曰聖謨誕頒曲從危懇壤奠雖薄庸效卑忱謹備白細苧布五十匹黑細麻布一百匹黃花席滿花席雜彩花席各十五張人參一百斤松子二百斤雜色馬二十匹右件物等產自荒陲制匪珍品豈充旅庭之寶



聊申及物之儀 太皇太后皇太后禮物白細苧布各三十匹黑細麻布各三十匹滿花席各一十張雜彩花席各一十張○三軍都鎮撫上言曰三軍鎮撫六品以上滿三十朔五考三上者皆超一資陞授參外鎮撫無超資之法自今參外亦依此例五考三上者並皆超資除授下兵曹兵曹啓曰三軍鎮撫遷轉五考三上者四品以上陞資五六品仍舊例超資參外鎮撫一皆革除從之○震全羅道高敞縣女二人○丁卯震全羅道金堤郡人○己巳以李養爲戶曹參判南宮啓全羅道兵馬都節制使年九十以上老人百餘人皆除散職雖未滿九十冒年受職者甚多○訓鍊觀提調知中樞院事成達生中樞院副使柳思訥啓文科則於成均校書館以次遷轉去官武科則但有訓鍊觀他無去官之路故或有積年沉滯請軍器監參外皆以武科除授又分遣武科于各道水陸將帥幕下參佐軍務以代掌務錄事之任下兵曹議之○庚午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忠清道礪山人宋氏年二十一適生負鄭希重生一子希重病歿哀痛終制守節益堅父母憐其早寡欲奪志既納采宋氏辭曰亡夫有姑無他子孫我若再從他人誰能奉養姑氏且虧婦人從一之義誓不改節父母強之携孤幼逃匿金堤姑氏家父母哀憐之

爲築室於居側使來居之請之再三畏其奪志懇辭不來父母涕泣請益堅奉姑氏來親調甘旨奉養不怠姑年七十而沒悲哀痛哭行喪三年又父母俱病風親嘗藥餌調膳益謹及父母歿悲哀哭泣凡千喪葬克盡情禮節行卓然請旌門復戶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慶尚道安東將校李之妻閔德與其母請糶隣家及夜還家忽遇大虎攫其母以去閔德扶母衣裙哭泣厲聲叱虎虎乃棄之而去閔德携母屍葬之如禮不畏猛虎忘身救母出於至情請旌門復戶從之○辛未全羅道古阜郡慶尚道河陽縣震人○白蝶自野人之地蓋天飛入會寧鍾城慶源慶興越二日飛去野人之地行解怪祭○壬申賜右議政許稠礪山府院君宋居信判中樞院事趙未生几杖其賜許稠教書曰碩德者年大臣既具達尊之美旌賢尚齒人主當加優禮之恩故漢帝之於孔光唐宗之於李靖皆賜几杖以圖任式表鈞軸之殊榮茲由舊章夫豈私惠惟卿資稟醇正識量淵沉心涵冰凜而蹈乎規繩學傳濂洛而措諸事業惟禮可以爲國忝新朝廟之儀非道不敢陳前每進仁義之論煌煌經世之績蹇蹇補君之忠邦家之審龜摺紳之楷範肆昭考篤褒嘉之眷而寡人資倚毗之深是用擢置三台之聯特崇百僚之表仁

者必壽年齡已過於七旬公耳忘私忠勤不渝於一節重其老成之德  
憫其機務之勞爰稽典彛爰用申寵數頒鳩杖以扶筋力兼烏允以怡心  
神於戲理思亂安思危益著贊襄之效年彌高德彌邵永膺胡考之休  
賜宋居信教書曰委質效忠既年德之俱邁尊賢敬老宜寵數之兼隆  
是乃恒規非予私惠惟卿襟懷倜儻志度豪雄勇冠三軍救君父倉卒  
之變功高一代荷 聖考眷遇之恩真社稷之舊人而邦家之宿望慨  
念元勳實凋零之殆盡崑然一老幸強健而獨存享年益高執德彌亮  
尚不有殊寵何以表達尊茲率典章用賜几杖於戲河如帶山如礪期  
與國而咸休壽而康熾而昌庶永世而難老故茲教示想宜知悉賜趙  
末生教書曰宿德耆英既有達尊之美殊恩異數宜加致敬之儀此帝  
王優禮大臣之恒規而古今崇重老成之令典惟卿才通經濟識該典  
墳杜斷房謀足以酬酢萬變由果賜達亦能專制百為蹇蹇忠勤偉矣  
棟樑之瑰彥堂堂風裁蔚為槐棘之儀刑始事 太宗深紆 睿眷入  
銀臺而代喉舌長夏官而司瓜牙驟歷華要之聯綽著事功之美逮予  
承緒之後益勵篤棊之忠嘉謀嘉猷豈惟著龜於今日令德令望亦可  
星斗於後人汝為汝翼之年多予懋予嘉之日為嘗觀史與待耆艾愈

加於尋常載稽禮經與几杖必自於七十茲賜卿以烏皮之几鳩刻之杖各一事以慰之於戲卿其安身扶力延齡背之遐齡竭節一心保鴻名於永世○震全羅道金溝縣人○前中樞院使鄭欽之病劇傳旨自今月三十五日至七月晦日每一日賜冰一丁○全羅道都節制使文貴平貴母乃神懿王后之弟黃緣外戚致位二品謚安昭和好不爭安容儀恭美昭○癸酉右議政許稠礪山君宋居信皆上箋謝恩其稠箋曰綸音密勿昭示寵章睿渥涵濡眷加庸品驚惶罔措感佩深伏念臣摶櫟散材蒲柳衰質承恩四世奚啻蚊力之負山押事諸曹有同蠡知之測海矧居調鼎之職尤切覆餗之憂常愧未效於微勞豈宜濫叨於異數特降璽書而褒獎仍賜几杖以眷憐榮動里閭喜均親戚茲蓋伏遇主上殿下至仁並育大度無容俾萬物各遂其生無一夫不被其澤乃令駑鈍亦荷鴻恩臣謹嘗僅保殘軀誓永酬於洪造益堅晚節恒倍祝於遐齡居信箋曰仁深眷顧寵賚既優澤洽枯羸感情罔極撫躬知感銘骨難忘猥以庸資端逢熙運幸叨攀附曾微犬馬之勞謬忝勲盟偏荷乾坤之造坐糜厚祿穩過稀年何圖踰分之餘復承非常之渥不遺簪履之舊褒示明倫爰加几杖之頒用扶衰質光騰榮問動巷緇紳

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寬裕有容聖神廣運賢在官能在職庶政維新  
老者安少者懷群生咸遂乃令蒲柳之賤亦被培植之恩臣景迫桑榆  
敢望據鞍之效 心傾葵藿庶輸結草之誠趙末生亦上箋謝恩○震京  
畿廣州人○甲戌兵曹啓今當草木茂密無賴之徒隱處山間窟穴或  
於佛宇神舍假托丐乞群聚強盜者有之都城街巷間里則令義禁府  
漢城府全掌檢察都城內外山野幽僻處則發軍士及三軍鎮撫巡行  
搜捕從之○乙亥平安道都節制使李蕝以覲母承召而來引見于思  
政殿○禮曹據慶尚道觀察使牒啓對馬島宗貞盛所遣羅斤時老來  
告曰六郎次郎入寇中原本月十五日回還本島言曰攻掠中原沿邊  
城邑多殺人民掠奪錢穀又擄掠沿邊男女小兒并百餘人其被擄唐  
人云朝鮮 殿下再奏倭人將入寇朝廷勅沿邊申嚴戍禦近因守備  
稍弛不意中突入擄掠又言六郎次郎以所擄人口將以進朝鮮相與  
論議云○震忠清道全義縣人○對馬州太守宗貞盛遣人獻土物仍  
請磬子賜布五匹及大小磬子各一事○丙子議政府據兵曹呈啓京  
外恒居向化人子孫等不計向化久近雖元來人之子孫並稱向化子  
孫本曹亦元係向化則不計親疎並試才實爲未便今後自己向化及

親子則並合稱為向化其餘人親孫以下則投化已久累世土習世世  
稱為向化亦為未便依本國人例施行其京中恒居已身向化之親子  
則考其所持文契依舊例試才授職外方恒居向化內元來人之親子  
則勿令京中試才使各其道觀察使都節制使一依京中例試才並錄  
矢數資產貧富移文本曹亦依舊例除授京外恒居親孫以下踈遠人  
依本國人例試才施行從之○六月己卯司憲府啓全羅道都節制使  
南宮啓昵愛賤妾踈棄正妻其妻窮餓寄生於他視為路人略不憐恤  
殘忍薄行莫甚情跡現著衆證已明飾辭不服尤為奸詐請按律斷罪  
命只罷其職司憲府又啓文化縣監宣孝祥聞母計音不即奔喪治事  
如舊令人偵候真偽留至四日聞隣官守令喧說不獲已就道中路又  
聞母病愈幸其不死甘心還就職其貪位患失忘親棄義之罪大矣律  
該杖六十徒一年從之○庚辰持平宋翠啓惠贊以商賈為業對妻無  
子借也曾代納忠清各官吐木欲徵其價往本道國人謂燔尾經歷崔  
敬明給驛馬帶行本府聞之推劾未畢例蒙恩宥未得科罪然其情綢  
繆莫甚請罷其職以懲後來上曰爾等之言然矣然凡事務遵大體  
可也爾等之言似為細瑣翠更啓朝士則庸或有借駟騎帶行者矣今

此惠贊興利僧也敬明以一道表率不告監司擅給驛馬公然帶行事  
在赦前雖不科罪若不罷黜後來何懲且罷職非科罪之比也 上曰  
敬明之事未畢推劾兩等之論似若叢脞然吾將廣議施行○辛巳議  
政府據兵曹呈啓京都旁近各官居人雖所居距都城或一日程或半  
日程每春秋等充補甲士試才時三度中一等者乃許除職開城府距  
京都二日程本府居人依京中人例試才授職實為未便自今開城府  
居人勿京中取才使京畿觀察使與開城府留守依春秋等補充例  
取才錄其等第移文本曹考其上多者授職從之○議政府啓六典治  
國之要備載近因中外考察陵夷京外官吏及大小家或不舉行有違  
治體自今如有小遵守者及用智更改者憲府監司糾理不允○壬午  
御勤政殿受朝宗貞盛所遣表阿三甫羅等八人佐志源胤所遣時知  
難都等二人隨班獻土物忽刺温忽石門衛指揮油龍可所遣指揮衣成  
可撒刺兒衛指揮甘多所遣指揮忘乃馬刺衛指揮無扎所遣指揮蒙  
古道塔麻速衛指揮好心波所遣指揮毛伊乃木興河指揮速申咨所  
遣揮指朴時兀里奚山衛指揮兀昇哈所遣指揮伊沙應可等六人隨  
班辭 上引見衣成可等曰時熟路遠辛苦來矣衣成可對曰 上德

深重不知辛苦 上曰予知汝言之好也朴時啓曰羅邑大所遣麼只欲聚妻於吾良哈住居近境輒告事變以效誠心 上曰知之矣於是衣成可等退仍賜衣成可等衣服靴笠麻布又賜送油龍可等物有差麼只與朴時同來者也去年來朝已蒙賜見故未得與賜見之列請朴時以啓其意耳○震京畿通津縣人○全羅道萬頃咸悅沃溝龍安金溝扶安臨波等縣也震○上謂金墩曰前日元尹末生以昵愛妓妾被劾憲司予以娶妾未久赦之今更聞之末生之淫亂不可勝記非獨此也民間喧傳 仁德殿之子皆荒淫以其所生之母不正也問於敬寧君裨對曰臣等欲啓之久矣但無因故舍默耳好生末生隆生於 仁德殿諸子尤其淫亂者也隆生或以微服遊於街里三人行喧於民間不肖極矣其所淫者每日更之焉知其中有不可私之女乎裨之此言非讒訐也年少時小有狂態今爲老成篤實之人也夫豈以無根之事言於予乎茂生義生福生所相私者既見矣放默于外所私者亦還本役好生末生隆生淫亂雖極所私者未著姑令依證寔例欲收告身奪其丘史於汝意何如墩對曰臣前此未聞矣其所犯果如 上教則不可不懲年少之時受責自新亦幸也仍命收末生等告身奪丘史○癸



未持平歎孝康啓今六月各道監司秩滿述代者多而京中宰樞堪為  
差遣者少乞依舊例擇三品以下六品以上賢名素著者以為按廉分  
遣諸道今後監司按廉送相差遣何如 上曰允事不可輕改予將廣  
詢施行○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宗彥七盛國所遣多羅時羅等七十六  
宗茂直所遣皮古仇老等六十五人時知難洒毛等七十人表安時羅  
等六十五人雖無宗貞盛文引若待報上送則以留浦所其弊不小請  
自今勿待報悉皆上送從之○司憲府啓前密陽府都護府使金有溫  
事務悉委諸姦吏弊及民生觀察使李宣都事鄭昶不為按治聲罪默  
之而泛然貶黜有乖他列請問其罪從之○兵曹據平安道都觀察使  
關啓今當公邊農民布野之時寇賊連連現形或潛形近地乃造小船  
深慮突入擄掠請令移文邊鎮晝夜候望操鍊軍馬以待其變從之○  
甲申議政府啓頃者臣等據禮曹呈啓於架閣庫及錄事房各給奴婢已  
曾受教今更參詳昔漢祖入關中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然則圖籍  
之藏於相府其來尚矣本朝建都之初架閣庫置諸本府之側而祿官  
皆以本府錄事差任者亦其遺制也今加設兼丞而又置提調者特慮  
其文籍出納之際無所考察而容有散漫遺失之弊耳架閣庫錄事房

稱號雖異而其實一體不必歧而爲二奴婢仍舊令錄事房依舊掌之  
當文籍出納時今提議兼丞開調從之○可憲府劾前判官李孝碩踈薄  
正妻昵愛倡妓之罪以啓以功臣之裔只收告身○丙戌知碧潼郡事  
李宗睦辭引見曰本道防禦甚緊軍民之事不可不慮凡所動作應變  
一從都節制使指揮且比年以來旱乾相仍饑饉之餘民生甚困徃盡  
乃心以副予意○議政府據戶曹呈啓黃海道甲辰以上民間所貸義  
倉米穀聽其自便勿論銅錢黍稷豆麥徵歛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  
啓全羅道南原府葵樹驛大路初程而昌活驛則迂曲斜路乃以爲丞之本  
驛葵樹距昌活六十里若有大小使客先聲則驛吏馳往知會驛丞乃  
來迎候其弊不小請以葵樹爲本驛從之○啓川君李登啓本宮及山海  
好敦兄弟疾臣子孝奸其婢春德罵曰淫婦之產也累及翁主其所  
凌辱難以一二計 上命承政院鞫問事由以啓承政院鞫之山海好  
敦對曰春德連夜淫奔問其所私乃啓川君子李孝也奴母責啓川君  
家婢啓川君怒詰我兄弟曰汝輩恃姝勢敢爾爲惡耶汝妹雖是侍女  
汝母亦本淫女也奴等心實愧恨但涕泣耳安敢慢罵辱及翁主乎又  
鞠春德李孝相奸狀孝與春德俱承服承政院具辭以聞 上曰山海

兄弟素無狀者也以賤口而罵辱駙馬其罪不可貸也春德乃山海妹李氏婢也久在宮中及李氏兒病春德携兒出居李氏本家兒死仍在馬寮以王室之親私奸無乃不可乎登數與朝中大臣爭詰又嘗於路中與野人相鬪來啓於予今又不知其子之不肖醜面敢啓予不取也欲下攸司鞠之何如金墩對曰山海以賤口罵辱駙馬其罪不小誠如上教宰則宜下義禁府推按治罪若然則必終身玷累矣宰年少不識事理者也但黜諸遠方爲便登好與人相詰不可不懲宜罷其職上曰宰是無知者也予欲特恕其罪何如墩曰上教是矣遂命承政院召宰切責之罷登職杖春德八十山海六十山海家長故獨坐之○左議政致仕李貴齡卒貴齡字修之黃海道延安府人筮仕至判繕工寺事青州等處管軍萬戶太祖即位以潛跡之舊錄元從功臣累遷刑兵二曹典書出爲吉州道都安撫察理使又爲東北面都巡問兵馬都節制使又事太宗爲元從功臣再赴京師歷兵曹判書參贊議政府事陞判左軍都摠制府事後檢校議政府左議政尋爲左議政致仕閑居怡養餘二十年至是卒年九十四輟朝二日致吊賜賻官庀葬事謚康胡溫柔好樂康彌年壽考胡子策敷○丁亥忽刺温指揮同知多

羅可所遣指揮大陽可等二人指揮八兒速不花所遣指揮軍有等二人來獻土物○初領議政黃喜謂都承旨金墩曰喜宿患下血之病比來復作曠眊日增不堪任事欲上箋辭免然年前屢上辭箋皆未蒙允故但畏 聖鑑不敢耳至是喜作詩寄墩曰僕固無絲毫之補路人所知近老病日甚偃僂隨班 少履顛躓重聽健忘精神昏昧投閑置散分所當爲第緣上達無由覲面隨行敢以俚語仰干高明一笑着力乞骸年去未休官伴食都堂幾厚顏香茶從容陳老病須教白髮對青山墩以啓 上曰明日更啓領議政果昏眊乎於汝所見何如須當致仕乎墩曰以臣所見重聽則然矣而精神未至昏昧道德智量世所罕見雖老病偃僂不宜致仕卧乎家而處大事亦可矣 上曰然○戊子陽城縣監朴子晤辭引見曰京畿賦役煩重民生艱苦今當旱乾之餘兩澤未洽耕耘之事不可不勉且於選上斂散勿致煩擾○以許稠爲左議政申槩右議政李孟昉左賞成成抑右贊成河演左叅贊兼判吏曹事鄭甲孫同知中樞院事柳守剛漢城府尹柳漢吏曹叅議權繕禮曹叅議尹敞兵曹叅議金義之僉知中樞院事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加資憲尹炯忠清道觀察使趙惠全羅道兵馬都節制使權克和金羅道

觀察使○上謂金墩曰爾若見黃喜則曰領議政老且病許稠雖無病亦年過七十今以申槩年齡未老氣亦強健乃以爲右議政領議政當願養於家聽斷機務可也不必強仕也○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咸吉道祖宗創業之地而從仕者只除西班故從仕十年而尚未知條章者亦多已從仕人有文才武藝者則隨才任用若其本道恒居人則賢否細知爲難道內有能文筆射御從仕可當者令本道觀察使節制使訪問備錄才藝薦于朝乃於東西班隨品除授平安道亦依此例從之○對馬州宗彥次郎遣人獻土物仍請兵糧賜布五匹及米豆各一石○己丑知敦寧府事李叔畝卒叔畝韓山伯穡之孫初以蔭補官累遷至戶曹叅議刑曹叅判出爲黃海咸吉慶尚平安全羅五道觀察使陞拜刑曹判書遷判漢城府事娶鎮安君芳雨之女以故知敦寧府事卒輟朝致吊賜賻諡良度温良好樂良心能制義度子元增亨增○庚寅親傳望祭香祝○司憲府上疏曰因吏曹關乃知啓川君李登罷職之由登之子寧忘義貪色恣行淫欲潛奸春德夫春德者曾入宮禁允爲臣子義不可犯况此李寧以有服之親安然犯奸略無忌憚罪固不細原其所自實因李登不能正家之致然也山海等來詰於寧爲登計

者宜當悚然驚懼深責其子曾不是思忿罵山海不敬之言至發於口  
宰之犯奸情由匿不以聞反以山海等爲無禮矇矓上言其回謫不直  
欺罔不敬莫此若也 殿下特垂寬典只罷職事不論宰之所犯臣等  
竊恐如此則爲惡之徒無所懲艾輕犯憲章者將繼踵而起矣伏望  
殿下渙垂睿斷將李登父子按律科罪以嚴王法以懲後來不允○壬  
辰御勤政殿受朝忽刺温兀魯罕河衛指揮加多孫所遣指揮也時乃  
卜魯兀衛指揮沙多吾所遣指揮昌守亦迷河衛指揮時羅毛所遣指  
揮伊弄哈和卜羅衛指揮狂只老所遣指揮阿羅孫朵兒必河衛指揮  
於乙巨所遣指揮也叱大等隨班 上引見也時乃等曰汝將好意遠  
路相勲辛苦來矣也時乃等對曰切有朝見之心不知山之高熱之極  
也 上曰汝言好矣○兼知兵曹事鄭宗誠上言貢法收稅分爲九等  
之數每當秋成各其道監司先遣守令換道分差視年豐歉某某州爲  
上等某某州爲中爲下逐一磨勘以報監司又遣首領官考覈啓聞後  
更遣朝官考覈從實施行爲便不允○慶尚道觀察使據左右道兵馬  
使及處置使關啓觀其道內守禦形勢各浦兵船雖相距適宜烽火相  
望勢難相救陸地防戍相距遙隔臨機制勝救患爲難其間戍禦最緊

兵船加設要害處雖多然沙磧險阻風浪亦多實爲可慮不可加設兵  
船待秋成臣與左右道兵馬使處置使巡審沿邊陸地戍禦最要處定  
議以聞依平安道例石砦木柵隨宜設置又差口子萬戶千戶屯兵戍  
禦如有賊變水陸挾攻犄角相應以嚴防禦永固藩屏下兵曹○前中  
樞院使鄭欽之卒欽之字堯佐慶尚道東萊縣人高麗監察大夫郎生  
之孫生而聰慧稍長知讀書中進士成均試以蔭補官至司憲持平執  
法不阿彈左政丞河崙遂貶遠方 太宗辛卯擢第歷吏兵曹正郎司  
諫院左獻納丙申爲司憲掌令時左議政朴訔與清城府院君鄭擢訟  
奴婢率屬公訔入閣啓事因自陳不宜屬公欽之疏請劾之詞甚剴切  
時論快之未幾見罷爲嘗所忌擯不用者四年至 世宗即位起爲奉  
常少尹歷執義知刑曹事代言陞爲知申事叅掌機密多所啓沃 世  
宗嘗講武鐵原郡獲禽多者欲官以賞之議于扈從大臣皆曰可欽之獨  
曰今獲禽多者官之後有戰功者將何以賞 上然之遂寢其議後爲  
吏曹叅判司憲府大司憲陞刑曹判書爲忠清全羅慶尚三道都巡撫  
使審定公海州郡城基歲乙卯國家於咸吉道新設會寧等四鎮軍機  
民務措置劇甚 世宗欲以欽之爲觀察使議諸政府皆曰欽之有老

母年過八十不可遠遣 上曰親老一家私事邊圉重事無以易此人  
 遂遣之因謂左右曰以鄭欽之為觀察使金宗瑞為都節制使予無此  
 顧之憂矣仍命欽之歲來省母明年再來覲母特賜酒肉與樂使壽母  
 厚賜遣還尋以母疾劇召還拜中樞院使明年丁母憂遘疾 上遣中  
 使勸食肉命御醫二人不離診視醫問絡繹屢賜大官珍膳及卒年六  
 十二 上悼之輟朝二日遣使臨吊賻賜特加謚文景學勤好問文布  
 義行剛景為人風姿秀麗外和內剛望之儼然平居喜觀書誦說史漢  
 世宗嘗謂尹淮曰鄭欽之何時熟史如此乎又不事家產當官處事  
 務遵大體不喜立異將終遺書教諸子不作佛事子甲孫麟孫興孫昌  
 孫喜霖六孫○癸巳放還崔海山○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曰  
 今來兀者左衛都督羅邑大使送麼氣言我酋長對卑役言我聞打籠  
 哈馬忽等領一百七十八名將寇朝鮮國汝可先去報知聽此倍日出  
 來亦迷河衛都指揮耶吾時言聞蘇河江原疎也川邊住刺刺土打籠  
 哈馬忽斷兒籠哈等領五百餘名四月初十日欲寇間延劃便追至呵  
 土川地面見本人等多方開說刺刺土斷兒籠哈等將三百餘名退去  
 惟打籠哈馬忽等不聽吾言率一百五十餘名向間延甲山等處出來



聽此閒去五月二十四五日時賊兵可一百五十餘名江界高山里口  
子江外仇郎介洞見形廢氣耶吾時之言果驗廢氣依式及別賜題給  
外加別賞八升麻布二匹八升苧布二匹羅色大處依式賜送外加別  
賞八升麻布二匹八升苧布二匹七升青木絲二匹七升紅絲布二匹  
別紋踏席四張耶吾時依式及別賜外加別賞七升青絲布二匹七升  
紅絲布二匹八升麻布二匹八升苧布二匹別紋踏席四張以勸後來  
本人等亦感喜卿其知會○甲午義禁府啓李世南居母喪奸倡姦永  
加謀欲作妾黃緣讓寧大君安稱永加為孫子收養免役欺罔 天聰  
律該杖一百徒三年從之世南子蕃讓寧女婿也○乙未傳旨禮曹工曹  
大抵圖書細畫之有無人未易知事大表箋筒及袱所畫龍鳳支體羽  
翼不可差誤一畫而國初已被上國之責其後或不點眼或不畫瓜至  
拜表之日乃知其誤官吏被劾者有之今後表箋筒及袱所畫龍支瓜  
頭角耳目鼻口及所畫鳳足瓜毛羽口眼更須備細審閱毋致差誤○  
慶尚道觀察使啓龍宮軍威仁同大丘靈山尚州昌寧昆陽金海漆原  
大水機張善山星州盈德興海南海蔚山寧海大丘軍威昌寧長鬐黃  
霧○丙申原平府使閔孝權辭 上引見曰本邑今年因早早禾穀不

稔民生可慮且還上收斂之法不可緩也然督徵之則民甚病焉勸農亦守令所當先務也若刻期督之則反致怨焉體此至意其徃懋哉孝懽啓曰此邑人吏本少今又遷徙當募民營構然臣意以謂非十倍之地則不如仍舊難以遙度當徃觀啓達 上曰然○上謂承政院曰中國宗親與我國不同並皆分茅胙土豈有私自營生者乎唐玄宗友愛諸弟大被同寢至祿山之亂死亡殆盡當時有外施親睦而內懷猜忌之譏自是宗室不出閭逮于宋朝親睦之意至矣而亦未免猜忌之謂我朝 恭靖王時如懷安公輩狂僭國家議欲張蓋又有別監小親侍然後可出街路然而未得施行予豈欲效古人之所爲乎近者孝寧大君錦城大君僕隸暴橫於金羅又有臨瀛大君廣平大君之奴相詰於路其主皆不知而奴輩如此在妄此非他無有禁制故也且今攸司推覈宗親之過以揚於外使人人聞知實非忠厚之意也宗親如有訴訟之事亂雜告于京外未別真僞強聒爭辨亦非國家之所尚也予考古書宗正寺受其詞訟糾察愆違今欲宗簿寺受宗親詞訟而理其曲直攸司聞宗親過失而移文宗簿何如爾等議其便否以聞金塚等對曰可矣 上曰然則汝等撰其事目以進承政院撰二十餘條以進 上

命墩往與議政府同議以啓政府僉曰貴美法也今事目甚詳然臣等將更議以啓矣 上令政府作啓目以進○丁酉司憲府上疏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欺罔之罪王法所不赦讓寧大君禔獲罪宗社見絕君父已爲天人之所共棄放黜于外 殿下特以友愛至情召還于京命列宗親爲禔計者感荷 聖恩省躬歛飭會不是願頑慢狂悖無異平昔李世南丁母喪潛奸清州妓永加謀欲作妾造飾虛辭托爲收養禔以婚姻之故通同世南陰譎之計煩瀆啓達欺罔 天聰以干邦憲厥罪惟均今旣覈世南之罪按律科斷禔之欺罔則置而不問臣等竊恐如此則禔必無所懲艾恃恩放恣終貽 聖上之憂今日友愛之恩祇足爲後日之禍也伏望 殿下斷以大義還黜于外一遵 太宗之訓 上不允仍謂曰讓寧焉知世南陰譎之計乎卿等雖言之兄弟至親之間不可如是也○宗貞盛所遣沙未季羅等十四人忽羅温都督那要者所遣指揮僉事牙將可指揮澄的奴所遣指揮僉事也令哈等五人指揮僉事者當峇等二人指揮僉事牙失峇所遣指揮牙當吉等三人指揮僉事刺哈所遣指揮兀長加等二人指揮僉事忽失苦所遣指揮十八等來獻土物○上謂金墩曰予自少一脚偏痛至十餘年而

少愈又患背浮腫久矣當痛之時不能隨意輾轉其苦不可忍去癸丑春予欲浴於溫井臺諫有言弊及於民大臣亦有言其不可者予因二三人之請浴於溫井果有效驗其後雖或復發其痛則減於前矣又患消渴已十三年矣而今亦小愈去年夏又患淋疾久不視事至秋冬小愈去春講武後患左目以致翳膜右目亦因而昏花跬步之間但知有人而不辨爲某某也悔予去春之講武也一病纔愈一病又生子之衰老甚矣予欲但決大事而小事則令世子處決爾等與大臣皆止之予更思之予雖多病年今未老悔予輕易發言也但講武則國之大事而祖宗已立之法也况今東西兩界戍禦方興武備其可緩乎予於向者欲令世子講武大臣止之汝亦止之吾不知其可也况今衰病甚矣今秋及來春似不能親狩欲令世子分宿衛軍士以講武事其軍中之事則兵曹堂上一人兵房承旨同議處決如有大事則但告世子而已宗親不過五六司僕亦分半驛馬百餘匹大事不廢而弊則除矣爾等與兵曹堂上擬議事目以啓金墩對曰自古世子不可離君父之側臣向者啓云以當世言之世子雖率三軍之士舉國而行孰有疑貳之心乎後世以爲常事而行則必有小人之離間者矣 殿下謂臣曰汝言是矣

吾與 太宗之間亦有朴習李灌等輩臣以爲 殿下更不出此議也  
今復承 上教是不可行之事也諸承旨皆曰誠如墩所啓 上曰講武大  
事也世子吾子也以世子講武何不可之有春秋會盟征伐國君疾病  
則世子及大夫與會予意已決汝等與兵曹堂上議事日以進教曰春  
秋之世列國若不與會則列國責以背盟其世子之與會不得已也非  
帥師境內之比也又非 殿下在國中而世子入朝之例前此所無之  
事也不可不令大臣知之必須先議可否然後撰其事目可矣 上曰  
爾等所云春秋之事然矣然速撰事目予將以事目議諸大臣於是與  
兵曹判書皇甫仁參判辛引孫議之仁等啓曰太子之職撫軍監國從  
曰撫軍守曰監國未有太子帥師於境內者也乞先與大臣議其可否  
上曰予意已決然卿等云古書所無促令集賢殿稽古文以進○戊  
戌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平安道近因多事且南道入民間延慈城等處入  
居者又多其餘人民依初定貢案之數輸納貢物不甚其苦請不緊  
之物則權除切於國家經費之物則流移人還業阜盛間限五年他道  
不產及本道所產易辦之物外他道可備之物分定各道從之○禮曹  
啓禾穀成熟之時累日不雨將來可慮請禱雨從之○賜率中樞院使

鄭欽之棺槨石灰七十石○己亥金浦縣令趙安孝辭引見曰比年以來連歲旱乾年穀不登斯民之生實爲可慮去歲稍稔予甚喜之至于今年旱太甚秋成之望尚未可必予甚慮焉天變雖曰未知人事不可不盡汝往厥邑當務勸農之任○禮曹啓有旱氣各道請依舊例降香祝就祈于岳海瀆名山大川及所在官山川城隍諸神祠又有龍虎沉虎頭從之○司憲府啓知中樞院事李中至昵愛賤妾踈薄正妻之罪請論如法只罷其職○庚子密陽府使安質辭引見曰汝曾經注書已知予意予自即位以來襲祖宗餘蔭期底民安今當農月元陽不雨農事將不稔矣此乃予之否德所召也且無回天之力難以弭災然予於丙辰年耕一畝於宮城內親省耕耘此年之旱慘矣而其所獲頗多是則無他趁時耕耘之故也今守令之務農至矣勸農監考過於鞭督徒致騷擾之弊此甚可虞也且義倉之設本以賑窮今則惠不及寡弱而先及富者汝往懋哉○移御于廣平大君璵第○議政府啓今宗簿寺璿源錄修撰及學中勤慢考察並遵定制獨糾正愆違之法陵夷不舉似爲未便乞從古制糾正之事一委宗簿寺加置庶姓提調二負檢舉其餘合行事件令攸司詳加磨勘以報本府本府更加磨勘從之○

辛丑 上還景福宮以明日受朝賜見忽刺溫也○親傳各道名山大

川祈雨祭香祝○壬寅御勤政殿受朝宗貞盛所遣三甫老汝文等二

人宗茂直所遣多羅沙也文等二人隨班獻土物忽刺溫木里河衛指

揮多羅可所遣指揮大陽可兀里奚山衛歡出哈所遣指揮大愁忽忽

八河衛指揮阿當哈所遣軍有把河指揮衛八兒速不花所遣指揮所

亏多等隨班拜辭 上引見大陽可等曰道遠時熱想汝辛苦而來辛

苦而還也大陽可等對曰來朝之心斯切不知辛苦 上曰汝言好矣

仍命饋于六曹廳賜衣服靴笠與布又賜送多羅可等雜物○司憲府

上疏曰臣等俱以庸才得忝言路愧之嘉謨以補涓埃今將管見一二

條件謹列于後以瀆 天聰伏望 聖鑑裁擇一堂上官位尊任重其

選匪輕高麗舊制省五樞七名器不濫而僥倖之路塞矣及至我朝非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正己以正百官者非清白忠直疾惡好賢國而忘

家者非戰勝攻取勇冠三軍威加殊俗者不許入兩府載在元典擇任

之重固可知矣今者堂上官之數幾至百餘而至於注擬監司節制使

則每難其人此豈非除授冗濫而賢愚混淆乎乞自今堂上官慎勿虛

授一依六典施行一監司專制一方其任至重故必令政府六曹臺諫

薦舉然後差遣其所以擇任之重可謂至矣然近者只以一二司之薦而得為監司者或有之乞自今必須三司以上薦舉者乃許差遣一國家之政莫重於用人故歷代以來咸中書省或樞密院或吏部兵部對持文武二柄沿革雖殊其所以重其任則一也今我盛朝既倣古制乃以文武除授分為吏兵曹而以近臣二人參掌之然法久弊生理所必至故其間擅權驕橫者或有之政曹憚近侍而莫肯爭終不完節者亦有之法司拘風聞而莫敢覈由是物議藉藉殿下伺知其弊乃革久任只令六承旨輪次參之甚盛舉也然而昔者奔競之門二今也奔競之門六弊則如前臣等切謂承政院職掌出納國家庶務皆關於此其權要反重於政府尤不可參於銓選也况人命至重錢穀匪輕皆不參議而但據其曹文簿啓達而已何獨於銓選得參以擅其權乎乞自今每當除授吏兵曹擬議取旨施行毋令承旨參與近臣不察則用人得失易聞于天聰矣一闕內依式供上外別例用度之數不為不多臣等竊謂雖據承政院牌字施行然承政院職掌出納數奏庶事之餘只因執事者手本行移未暇精察以致冗濫非細故也乞於闕內別設一司闕內用度之事無小無大皆令掌之一應啓事毋隸承政院直



啓施行以專其任又令月季用度之數更加磨勘開寫以啓一內傳消  
息之法本出於高麗之季此無他欲其事之速辦而行之亦易也誠非  
垂訓萬世之美法也今我盛朝因循不革細碎之事猶且不可而況役  
使軍丁出納錢穀皆重事也而獨以一承旨署名書狀據此施行臣等  
竊謂末流之弊大可慮也乞自今凡有內出事必有司施行內傳消  
息一皆停罷一史籍之藏不可不廣故昔司馬遷作史記乃曰藏之名  
山副在京師吾東方檀君之朝鮮始於唐堯箕子之朝鮮封於周武君  
臣上下禮樂文物維持相傳者久矣而文籍之傳蓋寡高麗之史闕失  
亦多此必藏之不廣而兵火之所致也誠可歎已且今史庫只在忠州  
而雜於閭閻實爲可慮乞將 祖宗實錄前朝史籍與夫經書諸子經  
濟條章書爲數本分藏于各道名山輪歲曝曬以備不虞一有男女然  
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則男女居室人之  
大倫聖人之所甚重也故聖人順陰陽之理酌人情之宜定爲婚姻之  
期朱文公制爲家禮亦曰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乃  
可成婚然則婚姻之期聖人所制不敢不及亦不敢過也近者士大夫  
之家婚姻之事不遵禮制男女之年纔過十歲則便令婚嫁至有年未

十歲而納采納幣假爲婚姻謂之預婿非徒有違於聖人之制抑亦有乖於陰陽之理也乞自今一依聖人之制男十六女十四以上者方許婚嫁違者痛繩以法一我朝內而成均四部外而州郡鄉學差遣教授敦加教誨以至山林之士結書齋訓童蒙者特加褒賞且稽古制創立宗學以訓宗親其所以右文興化至矣盡矣擢駙馬入學尚未舉行夫駙馬率皆統袴子弟年富未學而一朝陞爲貴戚志氣驕豪尤不可不教也乞於宗學別營一齋年四十以下駙馬依宗親例嚴加教誨使識綱常一人才之賢否係於氣稟之粹駁而不係於職秩之高下今前銜叅外不許口傳豈無遺珠之難乞自今量減叅上別坐之數擇前銜叅外才堪任事者以授其任以廣仕路 上只從史籍分藏之策命下春秋館磨勘以聞○傳旨平安道都節制使議政府議卿會所啟備邊之策曰趙明干實是賊路要衝雖築石堡然與邑城不遠且防戍軍馬不敷救援爲難虞芮趙明干等處居民依前邑城入保爲便兵曹獻議云江邊居民每歲遐隔邑城入保傾家破產牛馬損傷且因此連續流亡非永以備邊之計故本曹計於賊程要害處築石堡每當冬節各以隣近入保共相守護永除移徙之弊誠萬世之長策也趙明干石堡今

既勞民築之棄而不用非惟示弱於賊虜也虜若來侵將必破毀取笑於賊矣且依附石堡出入爲寇亦不可不慮也趙明干據邑城七十餘里則不可謂不遠也而山嶺高峻道路險阻所居人民依前入保本邑則移徙之苦亦復如前民生何時而復蘇哉雖曰趙明干防戍軍馬不足非曠日持久攻城略地之賊也而石堡堅實改之不易防戍軍馬雖少可能守護矣虞芮等處居民依都節制使啓本令於趙明干石堡入保實爲便益予意亦以爲此議似可也卿將前二議利害便否更加商確啓達○癸卯吏曹啓各司吏典呈都目者告狀云欲代職其父請從自願代授其父從之○行北郊祈雨祭○乙巳以吳陞文孝宗並爲中樞院使崔士儀知中樞院事黃致身慶昌府尹柳季聞金孝誠並同知中樞院事高若海仁壽府尹李孟常刑曹參議南景祐李穰並僉知中樞院事俞孝迥集賢殿副提學李承孫兼知刑曹事姜碩德司憲執義尹璠京畿都觀察使尹得洪全羅道憲置使許侗黃海道觀察使崔萬理江原道觀察使○傳旨禮曹文昭殿外各殿各官勿進酒以旱故也○丙午親傳朔祭香祝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之八十六

秋七月丁未朔御勤政殿受朝忽烈溫葛林衛指揮澄的奴所遣指揮  
僉事也令哈兀者衛指揮僉事忽失苦所遣指揮僉事十八等隨班辭  
引見也令哈等曰路遠必艱苦而來也令哈對曰深處兀狄哈等聞兀  
將哈指揮開路並欲歸順耳不知行路之難 上曰予知汝好意○刑  
曹啓海豐郡人副司直黃得富罵辱本郡守令故犯罪惡尊卑失序漸  
不可長請依續典吏民告其守令之法決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依曾隆  
教旨妻子並皆黜鄉從之但命除流三千里○禮曹啓舞童等公宴時  
所著春秋冬衣裳則乃以紗羅爲之可也夏節衣裳若勿論暹雨穿著  
則損污無色改染爲難且紗羅本國難織之物請夏節衣裳以白苧布  
依紗羅例五色入染爲之從之○集賢殿稽太子帥師古典以進曰晉  
侯使太子申生伐中山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杜稷之菜盛以朝夕視  
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則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  
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稟命則  
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  
用之秦始皇二十五年使長子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吳太帝黃龍

中使太子登出軍次于安樂徐州牧金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徧征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帝即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爲當隋高祖開皇二年皇太子勇屯丘咸陽以備胡唐太宗貞觀十七年詔曰太皇子治忠孝成德志業光茂兼統禁旅寔允舊章宜知左右屯營兵馬事其大將以下並受處分○戊申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曰嘔罕可衛都督那要者所遣兀將哈謂押頌副司直李安曰予去丁巳年與汝國有讎我招安忽刺温者當哈等八名賞賜物件反不及賊人也吾時等予於會寧等處擄掠而去安荅曰我國人豈若死人而爲汝擄掠乎汝不感 上德教此言甚不可也俄而又謂通事雲吉曰我等今受賞賜不及也吾時予行到會寧作亂矣吉荅如安言又謂吉曰初引忽刺温歸順者實我之功也今賞賜如此才過吾郎哈地面則予當生變吉荅如初此雖含憤妄發不足取信然野人之心難測卿其知之○咸吉道都節制使據會寧節制使呈移牒兵曹曰吾都里指揮馬加湯來言具州弓知介等喧傳云有一人捕大魚于江剖腹視之孕二兒其人乃與里人往見兒皆已死又言弓知介之俗女皆佩鈴歲戊午五月有女三人因採樵入山一女還家二女

不還是年十一月獵者入山捕熊聞木空中有鈴聲斫木視之二女皆  
携兒問其由答云去五月因採樵到山間迷路不得還家仍被雄熊脅  
與交各生兒子其兒面半似熊形其人殺其兒率二女而還○祈雨杜  
糴○咸吉道觀察使馳啓外官拜筵時奏樂載在元典樂調無定制或  
用儺禮或用後殿或用鄭瓜亭錯亂無據野人雖無知其中必有赴京  
見中朝禮樂者邊邑乃與野人雜處行禮時奏樂不可如此錯雜且拜  
筵時有樂至若遙賀儀注獨無奏樂之節不知何所據也下禮曹○上  
謂承政院曰唐太宗不世出之君也當時人臣豈下於今日乎然令太  
子知左右屯營大將以下並受處分而無有諫止者已亥李從茂之東  
征癸丑崔閔德之北伐有言其不可使總其大兵者太宗與予不聽  
使世子分兵代予講武何不可之有况予宿疾或作加以患眼疾似難  
親行將此事意其草傳旨以進都承旨金墩等啓唐太宗時太子搃兵  
正猶戊戌年 殿下爲世子而太宗使禁旅分衛之意也臣等聞太  
子視膳問安朝夕不離君側未聞偏將士卒以行郊外者也今無不得  
已之事而使之分統軍士於義何如且此大事也乞令大臣議可否然  
後草傳旨便益 上曰唐太宗閨門之內則未免有愧其政事施爲後

世人主所當則劾也。予雖未老宿疾叢作無時。予意以謂汝等宜勸我以行此事也。而反以為不可。汝等既以為不可。大臣亦必以為不可矣。其速撰傳旨以進。將以議諸大臣。塲等對曰。今旱氣太甚。歲之豐歉未敢知也。歲若不登。則講武亦未可期也。且命下之後。大臣若曰不可。則今當大旱。大臣臺諫守闕門。同辭諫止。臣等恐人心浮動。乞待雨澤。浹洽未為晚也。上曰。汝等歲歉之說。然矣。然予意已決矣。世子行則驛騎司僕馬及供億之費。亦皆減省而弊亦小矣。今秋明春。則予難親行。故使世子代予以行。若待予病愈之時。則予將行矣。其速撰以進。承政院草傳旨以進。其辭曰。講武大事。而祖宗成法。不可廢也。況我國東西有野人之慮。公海有島夷之憂。訓練士卒。誠今日之急務也。予有宿疾。身勞則即發。今又患眼疾。難以親行。欲令世子分揔禁衛之師。代予而行。以講武事。以備不虞。其合行事件。令兵曹磨鍊以啓。上覽草。謂承政院曰。去秋淋疾已愈。十月親祭齊陵。風雨交作。道路陝隘。不能乘轎騎馬。往還。大臣問安。予荅曰。安矣。翊日前疾稍作。去春講武之時。恐其前疾復作。雖騎馬不自執轡。以休身體。還宮之日。大臣問安。予荅曰。安矣。翌日前疾復作。又患眼疾。昏花。今雖稍愈。似難親行。以勞身體矣。講武大



事也豈以身病而廢之乎欲令世子代予講武將此意及傳旨令議政  
府議聞○已酉春秋館啓請於慶尚道星州全羅道全州搆史庫以藏  
典籍從之○日本通信使僉中樞院事高得宗啓事目曰一一人  
違法買賣非處橫行私通言語者既無考察之法以從事官兼檢察官  
專掌考察如有所犯密記回來啓聞格軍所犯隨即論罪一不慣舟楫  
之人多受富饒船軍贈物冒名易姓者慮或有之令其守令依遼東護  
送軍例親點封項差人押送如有冒名者并罪守令一倘遇海賊應變  
之時不從彌令者論以軍法一凡聞見事件令從事官日記載錄回還  
啓達○議政府啓世子以朝夕視膳問安爲已職其帥軍出外非其任  
也稽諸史策無有此舉豈以一唐太宗之事而爲法乎如此之事雖堯  
舜所爲不可法也 上若有疾則姑停一年何妨乎若曰不可停則乘  
聖體平善時出近郊只閱甲兵爲便 上曰古今異宜當隨時合宜  
而已豈拘於古人之所爲乎予非但欲行於今秋自今予若有疾則當  
使世子代行以爲常例且予老耄則不得已使世子攝行細事矣未老  
而使世子預攝細事無奈可乎速傳教於兵曹金瑑等啓曰唐太宗使  
太子摠兵非平時之所爲也且高宗以晉王爲太子其摠兵乃嚴翊衛

之計也大臣之言甚合事宜不可不聽願 殿下更思之 上曰予意

已決不可改也促下教於兵曹兵曹判書皇甫仁參判辛引孫等詰闕

啓曰前日 殿下謂臣等曰稽古典而為之未審已稽古典歟今承教

旨臣等不知所為乞姑停此舉且合行事宜報議政府乎直啓乎 上

曰予意已定且已議大臣豈可以聽卿言而改也速具事件直啓於予

仁等曰願學承政院同議 上曰可○庚戌傳旨禮曹今當西成累日

不雨民生可慮各道進上物膳措辦之弊亦為不少文昭殿外各殿各

宮望前望後進上一皆停齎○傳旨戶曹兩澤愆期民生可慮公私負

債及官吏虧欠姑令勿徵○罷公私營繕○議政府啓臣等聞世子講

武之命不勝驚駭反復思之古無此禮不可行也 上曰予謂卿等之

言甚為迂也春秋曰國君在外世子在國易曰幹父之蠱世子將代子

治國分率軍士權行講武亦何害於義唐太宗時太子知左右屯營大

將以下並受處分至于大明 太宗皇帝在北京使太子鎮南京而况

講武之法予親承命於 太宗乎且我國乃軍國也講習武藝尤不可

緩也豈可以吾身之疾而或廢哉又啓曰唐太宗時太子在國中而監

國非撥兵出入之比也 太宗皇帝令太子鎮撫南京而親率禁軍御

北京故彌曰行在自古人君未有以軍士分與世子而出外也勿作新法  
貽譏後世 上曰中朝之猜忌宗親甚矣而其間或有攝政之時予則  
不然其於宗親待之甚厚略無猜忌之心而況世子將繼予治國者乎  
夫講武訓習兵事固不敢廢若以世子爲不可行則卿等以不廢講武  
之術擬議以聞領議政黃喜左議政許稠右議政申槩左贊成李孟昫  
右贊成成抑等詣闕啓臣等學術未博不知故事然粗知大槩而無有  
此禮大小臣僚僉曰不可豈無後世之譏乎今 殿下以講武爲不可廢  
令世子代之儻世子有故又以何人代之乎臣等之意旣已具啟復何  
言哉金墩將此意親啓于思政殿 上曰予於戊戌爲世子禾稼稍盛  
至秋即位霖雨傷稼已亥早早庚子又早早以予爲不當即位而即位  
之所致也或有受刑戮者予於其時欲赦之 太宗與大臣議之以致  
於法予至今悔之丙辰歲旱荒飢饉太甚古今所無予欲禪位世子然  
乘災變遽禪大位則恐致或者之疑故未果矣今又當西成之日累旬  
不雨災變如此予甚有愧予於即位之初年尚少自以爲可能治國群  
臣亦以爲可與治國歲在己亥右脚偏痛醫治稍愈每歲背又浮腫不  
能動身至癸丑沐浴温井乃得少差其後雖一二年浮腫其痛減三分

之二又患消渴一日所飲之水豈止一盆予慮若過三年肌膚疲困今  
痊愈者二三年矣前年患淋疾久不視事九事上行下效理之常也恐  
怠惰自予始矣去秋齊陵行幸今春平康講武後淋疾復作三日而止  
今又患眼久不視事庶政無乃弛乎然予年未老矣向者予欲總治大  
事使世子習治細事今更思之悔予輕易發言也唯講武祖宗成憲  
國之大事固不可廢也古人云偃武修文又壞兵器以鑄農器其右文尚  
矣然漢唐以下帝王皆以武爲重故光武以建武爲號蜀先主以章武  
爲號高皇帝以洪武爲號皆重武之意也若以漢唐以下觀之徒尚文  
士不重武備而能有天下者未之有也況我國北連野人東接島夷講  
武訓練之法尤不可廢也是以予欲以軍士分授世子講習武藝卿等  
固執不可予甚非之子之病證勞身則發今秋明春予難親行明矣然  
不可以一身之有故廢國家之大事也予不必欲世子講武也使庶姓  
搃兵固不可也子弟搃兵亦不可也予思之無有如世子故耳卿等若  
以世子爲不可行則退思他術以聞卿等又啓曰世子有故又以何人  
而代之是何至於三思耶再思可矣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過矣卿等欲  
沮予意乃至三思爾喜等又啓曰臣等雖欲退思復有何言若身有

疾病難於遠行則或爲大閱或幸近郊以講武事庶合於義矣歐陽公  
言曰天下萬事皆有舊法古昔帝王深思極慮以垂憲萬世後人但當遵  
守而已不可立新法新法立則弊必生悔不可及矣 上曰予意以爲  
美事也卿等何以爲不可乎喜等啓曰唐虞以來未有此法願 殿下  
曲從老臣之言 上曰予計已定終必行之但今雨澤愆期予之此舉  
似違時宜予當更思以待後日仍謂金墩曰今天氣不和姑停此舉若  
下雨則汝與洪約等商度講武處以啓○兵曹據平安道都觀察使報  
啓閭延既設知印而無受職之法請依昌城江界知印例乃於寧邊府  
呈都目受職爲便且義州知印亦曾於寧邊府呈都目受職今若又於  
寧邊府呈都目受職則寧邊府土官適兒不足義州既設土官亦於本  
州呈都目受職亦爲便益且各官知印既無定數故多少不同皆以十  
五爲定額但義州使臣往來之處仍舊以二十爲定從之○傳旨刑曹  
今當西成之日雨澤愆期慮有罪囚久滯于獄以傷和氣中外常赦所  
不原外徒以下囚人並皆保放推鞠○沃川郡私婢小斤截一產三男  
賜米豆共十石○辛亥咸吉道都事崔庵辭 上引見曰汝曾經注書  
乃知丁意本道去年稍稔今年雨澤亦洽將有年豐之徵今近界旱乾

如此予甚軫慮爾當勿謂年登而少弛徃盡乃心以副予至懷○戶曹  
啓今年京畿禾穀不稔將來可慮本道各官貢物量其經費可減之物  
並皆蠲免從之○判承文院事鄭陟上疏曰近年以來旱乾爲災至于  
今夏累日不雨嘉穀用傷 聖上憂心烈烈減膳徹酒省寃宥罪望祈  
北郊以及宗社靡神不舉然後雨澤乃洽今當七月又有旱災 聖上  
益深畏懼儻若十日不雨則晚穀未穗而歲將存飢竊謂成湯親禱桑  
林而天乃大雨成王一出于郊而天乃反風感應之速如影響伏望命  
禮曹大戒於國親御玉輦出舍圓壇之下精備牲醴披誠告天以祈甘  
澍不允○傳旨工曹今當西成之日雨澤愆期將來可慮東西窳燔瓦  
限明年春停齋○壬子知靈光郡事趙良辭 上引見曰比年以來因  
旱歲歉士民之生實爲可慮且還上斂散勸課農桑皆守令所當自盡也  
體予至懷其徃懋哉○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前此不帶妻子赴任各官  
守令衙祿依初二番頒祿例支給其間若或適任則交代官不受衙祿  
實爲未便請依四孟朔頒賜例支給從之○兵曹據慶尚道觀察使報  
啓初固城縣海平申牧場新設時受教使居民聽其自願私自築場仍  
居其地民皆伐木築場以居今觀牧馬之狀初放時馬纔四百匹其後

孳息漸多至九百餘匹居民既多又加墾田水草不敷且或以其私馬  
潛易國馬或以其物故私馬詐稱國馬其弊多端場外亦有可耕之地  
請令其民來秋爲始出居場外其場內泥陷不宜牧養之田聽民私自  
築場來往耕作從之○以河演爲議政府左叅贊兼判吏曹事權疑知  
中樞院事李明德判漢城府事崔致雲藝文館提學尹璿工曹叅判黃甫  
恭司諫院左獻納蔡知止右獻納韓確京畿都觀察使○癸丑高山縣  
監崔得之辭 上引見曰比年以來連歲旱乾禾穀不登民生可慮唯  
本道去年稍稔今年雨澤亦洽但因移粟人力甚困汝往厥邑當留意  
逐上斂散之法勸課農桑之務惟時懋哉得之啓當今 聖澤洋溢民  
宜奠枕而或有騷擾之弊者特以守令不盡責耳 上曰汝言甚合予  
意勿替是言以副予至懷○傳旨吏曹東西兩泉儒風未振今後教授  
官以經明行修可爲師表者差遣○議政府撥兵曹呈啓請於新設三  
田渡給漢江渡船一隻司宰監船二隻又除漢江津尺五人洛河津尺  
五人屬之仍給口分田輪番並立從之○行僧徒聚巫蜥蜴祈雨○祈  
雨于宗廟○甲寅井邑縣監吳璉辭 上引見曰還上斂散之法不可  
緩也然督徵之則民甚病焉勸農亦守令之所當先務也若刻期督之

則反爲廢農汝往厥邑務盡其職以副予意○黃海道觀察使啓臣親  
審道內兵船泊立之狀必待潮水乃得浮泛潮退則常置于陸倘賊船  
突入虜掠必不得及期應變近年以來倭賊寢息人民居處距兵船所  
泊之處或三十里或六十里居民盡伐樹木耕田煮鹽因此山岳盡楮  
略無隱伏之處是不可不慮臣意以爲長山串以北阿郎浦豐川梁廣巖梁  
兵船則皆泊於濱海之浦並皆仍舊長山串以南皆退泊於人民居處其  
長洲大串兵船移於別西江瓮津館梁兵船移於所江康翎巡威梁兵  
船移於沙浦爲便且康翎東南西面皆濱於海倭寇要衝人民皆並海而  
居東面則巡威梁兵船乃可以守禦矣西南二面則無兵船可泊之地  
甚爲可慮龍媒梁阿郎浦豐川浦廣巖梁皆非防禦要害之地各抽兵  
船一艘泊於西面松明浦又差萬戶以備守禦若有事變則移泊於西  
南十里炭浦亦爲便益康翎之登山串瓮津之西南串皆深入海中其  
地居民尤可畏也立標定限使人民退居于內勿禁耕田下兵曹兵曹  
啓兵船不宜輕易移泊請於今秋遣官與觀察使訪移泊便否於各浦  
萬戶與夫旁近古老人磨勘啓聞後更議施行從之○乙卯還給朴  
礎告身○兵曹啓前日啓下咸吉道觀察使都節制使所啓逃匿鄉戶



朴肇金興田閏等各令本官族親及同類鄉戶給限追捕其容匿人並  
皆全家入居一依所啓已會移文其道至若過限不告其族親及同類  
鄉戶充數入居之策則不辨族親及同類人知情與否悉令充數入居  
實爲未便其族親知情不告然後乃依容隱例施行何如又若容隱率  
丁者亦令全家入居依所啓施行咸吉平安兩道流移人等勿論年限  
悉皆推刷來庚申年正月內並勒還其鄉旣已立法則東西兩界人物  
阜盛猶可期也今南方倭寇密邇備邊之慮亦爲不少同類鄉戶入居  
之策請勿舉行且咸吉道北連敵境東臨大海西據大山人物來往唯  
一大路耳今後入居鄉戶若有逋逃者令所在各官里正長即告守令  
守令急發遞傳諭有關津各官又差人捕捉違者依律論罪 從之○  
丙辰平安道都節制使馳報去六月二十日夜半野人入寇山羊會口  
子萬戶領兵與戰我兵五人中箭不死萬戶逐之野人遁去○同知中  
樞院事李興發卒興發 太祖庶兄判開城府事原桂之孫初以議親  
筮仕歷官至同知摠制判敦寧府事平安全羅忠清三道都節制使再  
使朝廷至是卒年五十七謚平安治而無青平好和不爭安子繼仁○  
丁巳晉州牧使林仁山全義縣監崔涵兩等辭引見曰今年各道旱曠

太甚已絕西成之望予聞本道兩澤周洽禾穀稍稔但因移粟民力甚  
困無異他道予乃軫慮汝等先知閭閻之苦其於還上歛散勸課農桑  
當盡心力以副予至懷○通信使僉知中樞院事高得宗辭 上引見  
致書日本國王曰念惟我邦隣於貴國世敦舊好第以海洋遼隔久闕  
交聘緬懷良深今遣臣僉知中樞院事高得宗等聊表遐悰不腆土宜  
具如別幅切希留納惟冀順時自重○宗貞盛遣老古羅沙也文等二  
十六人來獻土物○祈雨于北郊○戊午賜日本通信使高得宗書曰  
人臣受命使於絕域惟遭艱厄不顧死生如張騫之鑿空河源班超之  
坦步葱雪固其分也豈可以道路之險阻兵戈之蔽塞返旆中途以虧臣  
子之節以取彼此之譏乎若有難進之勢而先見取辱之機則隨時之  
權亦不可廢然非上之人有命則固不可捨義而取生也今聞大內殿  
與小二殿交鋒又國王與弟不協雖未知其果然其國中之事難明矣  
卿其入日本之境量宜而進退之不幸兵戈滿路而有不得已之勢則  
雖未及大內殿而還亦可矣不必備經死地而達於國王也若有小進  
之勢而中路托辭空還則雖絕域蚩蚩豈無冷齒者乎亦非國家之所  
望也○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咸吉道新設富居縣正軍一百名不可無

統領請依他邊邑例置千戶一人百戶二人 從之○己未沃溝僉節制使裴惠辭 上引見曰比年以來旱暵太甚民生可慮唯本道去歲稍稔今年雨澤亦洽予甚喜之然隣於忠清而忠清失農尤甚必將有移粟之勞民生之艱苦無異於他道予乃軫慮汝往厥邑其於還上歛散勸課農桑務盡其心以副予至懷○行太一 祈雨醮又禱于風雲雷雨三角木覓漢江○庚申 親傳望祭香祝○基川縣監蔣敦義辭上引見曰我國家比年以來旱災為甚者是予未識仁政之術也本道去歲稍稔今年雨澤亦洽將有年豐之徵然隣於忠清而忠清旱乾尤甚西成之望尚未敢知如有移粟之舉必勞民力予甚慮焉汝往厥邑務盡愛民之道以副予懷○辛酉月食既○司憲府啓刑曹正郎李守剛南陽德佐郎金光粹柳瞻等捕賊為辭至歸厚所徹夜奏樂宴飲請論如法 命皆罷職守剛以功臣之孫勿論○壬戌微雨○黃海道觀察使許稠都事具致寬江原道觀察使崔萬理經歷鄭箴知清風郡事黃敬敦興德縣監鄭有臨谷城縣監李堅義雲峯縣監崔洋河陽縣監宋具辭 上引見曰還上歛散勸課農桑不可不盡各就乃職惟時懋并○初平安道都節制使啓本道人民流移他道者依會降 教旨等

運東道內各官互非流移者除元來鄉戶外時居已付籍者勿令還本以遂民生且本國赴京使臣往還時令道內都鎮撫及義州都鎮撫領護送軍往來遼東已有教旨然道內都鎮撫不願沿邊防禦而遼東往還未便請仍舊例令各翼千戶率軍迎送下兵曹兵曹報議政府曰聞延慈城江界理山碧潼昌城義州等沿邊七邑外其餘各官流移人依所啓施行本國赴京使臣往還迎送亦依所啓施行議政府啓請依兵曹所啓若邊境有事變則依受教差送都鎮撫都鎮撫有故則其次鎮撫定送從之○校書館啓京外衙門印信大小方廣不合體制字畫剝缺不成篆文印跡考驗爲難有違傳以示信之義本館專掌字學之任令京外大小各衙門印其本官印章并錄所鑄年月送于本館本館改正置簿以備後日考驗且續六典云三館權知與正官同本館權知不仕本官實爲未便請依續典常時仕官肄習大小篆八分從之○議政府啓農書緝要收穀種條有陳大小麥今聞長端人李吉種陳小麥結實與新種無異各道農民若乏小麥種者乃以各官所貯陳小麥貸之使之播種若大麥則雖見於農書經驗者云但立苗而已未至結實令訪諸老農有經驗者則依小麥例分給耕種如無經驗者則令籍

田試驗從之○宗貞盛遣充延等十二人宗茂直遣皮古仇老等六人  
宗彥七遣三甫郎洒毛等四人來獻土物○禱雨于社稷○癸亥知青  
松郡事成自諒知昆南郡事金繩江陰縣監高德秀橫城縣監柳潭等  
辭 上引見曰大抵民心以謂雨順風調然後年穀乃登不勤農事予  
於後覈親省耕耘使盡人力雖值旱乾其出倍他各徃就職勸課是務  
且還上斂散欲其裕國而刻迫徵之則民多怨咨欲為便民而徵納失  
時則國乃虛竭各盡乃心以副予懷○傳旨全羅道觀察使道內禾穀  
雖茂盛京畿旱乾各驛傳送之弊不可不慮其停望前望後進上物膳  
○禮曹啓參詳諸殿辟容點火之狀全州平壤府則熾炭於爐分置殿  
內是則非徒溫氣不上失火可慮開城府永興府則乃於倚障下作突  
其北作竈熾炭於外以待絕烟氣置於竈內似為可矣請慶州全州平  
壤辟容點火依開城永興府例然小突溫氣何能至於辟容上端哉乞  
每年行端午祭時權安辟容於櫛仍置突上至秋夕還安從之○行雩  
祀祈雨祭○初 上憂旱不進酒至是議政府禮曹啓今雨澤稍降請  
進酒 上曰今年禾穀比之丙辰則稍稔然其旱乾今年尤甚不可視  
同平昔也然卿等請之予當進酒矣○甲子議政府據禮曹呈啓來八

月初一日上丁乃文宣王釋奠祭然是日當食謹按至正條格延祐六年正月禮部呈二月丁亥朔日蝕適當釋奠先聖先師之辰按禮記曾子問所載當祭日蝕牲至未殺則廢又唐六典釋奠遇大事改用仲丁擬合於十一日丁酉行禮庶合禮典都省准擬請依此改用仲丁例來八月十一日丁亥行釋奠祭從之○傳旨禮曹前此著令守令拜辭毋過五人然守令近民之職不可久曠因此淹滯未得赴任者或有之自今守令拜辭不拘人數○乙丑行東方土龍祈雨祭○丙寅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宣德八年本曹受教勤勞王事乃臣子職分之當爲近年胥吏工匠小有功勞則輒受薦狀僥倖受賞今後自伐其功自求薦狀者一皆禁斷今成衆官及吏典等自伐已功紛紜上言希望仕到非徒有乘於受教本意廉恥掃地請自今成衆及吏典等毋給別仕如有功績特異理合褒獎者從提調官薦狀吏兵曹臨時取旨叙用從之○初兵曹上備邊之策一我朝人物囿於教化之中生生自育生齒日蕃各道各浦兵船雖累數加設軍人尚亦不足矣然姑令防禦最緊慶尚全羅忠清等三道各浦各加置兵船一艘在前各其道都萬戶恒泊處改置單萬戶而都萬戶則使無常住之處抽出所屬各浦兵船各一艘巡環

防禦如慶尚左道都萬戶則率處置使營及所屬浦內九浦并兵船十艘右道則多島嶼防禦最急矣都萬戶率處置使營及所屬八浦兵船各一艘與附近右島屬多大浦海雲等兩浦各一艘并計十一艘如全羅道則左道所屬十餘浦及處置使本營右道則所屬但五浦而已左右道各浦多少不同今本道處置使都節制使觀察使同議量宜分屬如忠清道則處置使營及左右道所屬各浦共計但八浦而已不宜分左右道擇一都萬戶令合率兵船八艘三道都萬戶掌內各浦常時巡行應變有事變則隱泊掌內要害處窺伺賊船去處夾攻捕捉若值聲息永絕之時兵船則各還本浦都萬戶則還處置使營聽候處置之令且兼都鎮撫之任而若慶尚道則左道都萬戶本營益浦右道都萬戶本營乃而浦等兩浦乃彼人恒泊處不可無示威也當無事之時則此二都萬戶各率所領兵船還泊本營與單萬戶同力應變何如一近因昇平日久邊境無虞所在守令未能擇定船軍殘劣者頗多富強船軍則不自立番貧窮丐乞人給價代立因此船軍有名無實猝遇賊變先自喪氣罔知所措非唯不能克敵必被虜殺實爲可慮自今以後船軍正奉足俱以壯勇者擇定各朔赴防點考次如有代立及不實人現露則

點送各官守令及色吏不精點考率防各浦萬戶色鎮撫並皆依律重  
論勸勵何如一土兵之數萬不如召募之數千此古今已然之明驗大  
抵船軍雖擇定壯實者船上慣熟之人鮮少海邊恒居如葑干及捉魚  
資生之類良人預先聽其自募各浦每船量數分騎管任船上之事其  
中到多者葑干則考其到數差等給功牌良人則除海領職勸勵何如  
一傳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我朝昇平日久民不知戰雖有船軍之  
名未知攻戰之術儻有緩急安能決勝自今除倭船恒泊慶尚乃而富  
山盜浦等三浦外一朔二三度各以其浦兵船元數分爲左右隊自作  
主客各設船上器械且具甲冑或進爲相戰勝敗之形或退爲相比相  
拒之狀或擇風和之日各其本浦船隻量數留守而與鄰浦兵船互相  
往還相爲攻戰之狀使船軍人人皆知攻戰櫓楫之術豈不萬萬有利  
哉且令各道處置使每年夏季月冬季月各具本浦隣浦習戰度數移  
文本曹永爲恒式一萬一賊船下陸而都節制使各鎮軍馬未到前若  
無制禦之兵則賊人深入虜殺可慮各官守令俱有人民職帶團練而  
雜色軍無統屬有名無實乞自今鄉吏官奴無役百姓至于公私賤口  
各澤戶內壯實人丁一名仍舊稱爲雜色軍以二十五名爲一隊自願



或馬或步每隊牌頭色掌擇定錄名置簿每當農隙或弓槍或杖劍或石擲隨其自願時時隸習脫有不虞之變守令及期率領制禦右雜色軍內成才有實効者或免徭役量減曾受還上勸勸何如一各道各官每年二三度出其不意差遣行臺監察九千兵船之事並皆考察如有不如法者四品以下直銜三品以上啓聞施行萬戶職掌軍事除收贖依律笞杖施行懲戒何如一各道各官城子沿邊為始每年造築事已曾受教行移已以然近年屢因凶歉不築之年頗多斯乃姑息之計今後各其道自非合境失農雖遇凶歉發農事稍稔各官軍人沿邊為始每年依式造築先固邊境何如一慶尚一道國家府庫儲備糧餉軍國重事近年以來客人支持糜費巨萬所儲幾罄可為寒心然支對之費難以遽過儻有緩急軍需常不敷矣沿邊各官為先自願納穀而忠清京畿黃海等各道迴換者令主掌戶曹磨勘施行何如下議政府議之議政府與曾經水陸將帥同議啓募人添兵及船軍習戰等事臣等反覆參詳竊謂沿邊備禦不過士卒強壯兵船堅緻兵器精利陸物備具而考察之法載在六典近來船軍多有孱弱者或每月代立處置使不能考察而然也今後處置使於所掌各浦連續巡行如有陸物虧缺兵

仗不鍊士卒孱劣兵船不實者依六典嚴加考察處置使巡行之際各  
浦迎送皆以攻守之勢爲之處置使亦以制敵之勢應之其分浦兵船  
浦內習戰依兵曹所啓施行且募人添兵事令處置使都節制使觀察  
使量其防禦緊緩船泊隣浦遠近元船多少隨宜布置各浦防禦考察  
諸事亦依六典遣兵曹郎廳及三軍鎮撫點檢如有緩急特遣巡檢使  
考察爲便船上慣熟者勿論鹽干捕魚人並皆召募各船分騎之策依  
兵曹所啓施行至如雜色軍習戰及沿邊米穀迴換事舉行似難竊謂  
允此四條士卒強壯爲最重國初各色軍內唯騎船軍依京中成衆官  
例考其勤慢叙用官至三品所以別其輕重而激昂船軍之志氣也近  
來昇平日久舟楫諸緣及營田燔鹽外允民所賤惡之役悉委諸船軍  
船軍不勝其役多方謀避雖有壯勇者誰肯樂爲船軍哉且續典云各  
浦船軍當無事時燔鹽營田海產採取等事隨宜舉行若國家無事則  
軍糧補乏實爲急務不可廢也乞依六典施行勿以此時爲無事尤加  
謹嚴允舟楫諸緣措辦外下三道營田燔鹽酌量減數各司納貢物令  
主掌戶曹磨勘用度緊不緊如有可減之物永蠲不得已之貢移定陸  
地各官此外雖干諸祀奠物及進上物膳使各官隨宜措辦毋役船軍

京畿船軍舟楫措辦營田燔益及用舟楫輸納等事外亦勿使他役其  
本家元護事令八道並依六典申明使之不離船所專事習戰以觀其  
變從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前此割吉州明間里弓禾里弓里洞等地居  
民八百餘戶屬於鏡城府而所納雜貢不減於舊實爲未便請將吉州  
貢案內雜貢之數除本州可備之物外不得已民間分定之物移定鏡  
城府從之○刑曹啓忠清道德山縣人韓夫成與其姝正月及船軍張  
小生等謀火其兄韓好仁家燒殺好仁及妻子四人請皆凌遲處死從  
之○宗貞盛遣妙善等六人宗茂直遣時羅而羅等二人來獻土物○  
丁卯知益山郡事洪載彥陽縣監梁鳳鳴辭 上引見曰義倉之設所  
以聚窮民也爲守令者不能詳察乃於分給之時惠不及於寡弱其  
收歛之際先脅徵貧民誠爲未便且勸課農桑本欲厚民生也爲守令者  
以庸劣無識之人定爲勸農監考過於刻迫故民不樂從反生怨咨體  
此至意其往懋哉○司諫院上疏曰民惟邦本食爲民天取民之制苟  
或失中則民受其弊殷助周徹之法公私俱足而無多寡之異辭者以  
其取民之制得中也降及後世魯公有年饑用不足之問有若對盍  
徹足民之義此萬世有國之龜鑑也至戰國時孟子告滕君以欲行仁

政而引龍子之言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焉將終歲勤動而不得養其父母又稱貸以益之使老稚轉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蓋孟子之意必以龍子之言爲是而欲行助徹之法也惟我太祖創業垂統立經陳紀酌殷周助徹之意立土田損實之法每水田一結取造米三十斗旱田一結收雜穀三十斗又田一結收布一匹以爲一代之成憲而初無貢法之議太宗繼述仍立踏驗之法公私俱裕何至於今遽行貢法歟先儒以爲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改已比豈非至正之論乎今茲貢法之行其弊多端臣等姑以耳聞目擊者仰瀆天聰我國之地山川阻隔原濕回互非中土平行之可比沃土常少瘠地常多茲法之行得肥田者悅得瘠田者不悅肥田所出多而納貢則減於舊是寡取而害於公也瘠田所出少而納貢則倍於舊是多取而害於民也然則悅者少而不悅者衆矣伊尹曰一夫不獲則是予之辜一夫之不獲猶以爲慮况不悅者衆乎今其法有曰全陳之田及一戶所耕皆全損者許令陳告免其租稅是則一戶所耕幾至全損而必取盈焉一結之田幾至全陳而又取盈焉

庶民之怨蓋深於此歲在己酉量田之時有司或不得入膏壻失宜高下失中且以墾田之傍墾薄閑地稱為可耕之田並皆打量係以結卜以期後日之耕民皆有不均之歎然猶蒙後日給損給陳之惠未深爲慮今當秋成遂革損實然後前日量田之時不均之歎益深矣又曰雖當歉年或有稍重之議豐年所收既輕則亦可以此而償彼臣等每見民之生業雖值豐年盡償前歲之稱貸僅免其年之饑饉安有餘粟可償後年之貧乏乎况近年以來水旱相仍豐年少歉年多乎伏惟 殿下遵祖宗之成憲以悅一國之民庶 上曰今欲立大法而汝等何煩請如是乎遂不允○咸吉道都節度使金宗瑞以書寄承政院曰既無壯子妻又素纏疾病未知死生且多有弱息兄宗興實幹臣之家事今拜黃州牧使心實悶焉乞於京都隣近守令換授命移南陽都護府使○礪山府院君宋居信上疏曰自古王者之封功臣也有大勲勞於世則賜以美號有侍從之勞則賜號原從在我國家 太祖太宗兩朝賜號原從者多矣豈盡有功於世哉特以侍從之舊耳恭惟我 殿下在潛邸也侍從之臣凡幾人矣及我 殿下嗣位之後常加恩顧第未賜號耳此人等雖無一毫之功然有侍從之舊乞依祖宗已行之典賜以原

從之號不允○祈雨于宗廟○兵曹啓今七月十四日敬奉傳旨臣等  
叅詳本曹受教訓練士率預備武藝乃軍國重事也國家昇平日久大  
小軍士狃於安逸因循怠惰常時習陣習射以至大閱講武反生忌憚  
若不申明預習則武備漸致陵夷國家大體實爲未便今後門外有獐  
鹿處本曹臨時啓聞遣軍士以講蒐狩若停講武時則乃以京中軍士  
分爲三番輪次遣諸有獐鹿處以講蒐狩從之○傳旨咸吉道都節制  
使金宗瑞吾都里等欲因亏知介犯邊舉種逃散果如予所聞則卿何  
以處之其應變方略備悉啓達且去丙辰年亏知介之犯慶源也士卒  
不從將帥之命擅自開門出戰其北鄙之人性本愚直不顧節目如此  
今若有賊變則慮恐士卒不從將帥誦令輕犯賊鋒或致於敗卿更可  
盡心措置無有後悔○戊辰玄風縣監孔宗周辭 上引見曰義倉之  
設本欲賑窮民也今之守令委諸監考勸課農桑本以厚民生也差定  
勸農鞭笞刻迫殊無字民之義予乃軫慮汝往厥邑惟時懋哉○己巳  
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前此或有報諸種野人入寇聲息者相  
繼不絕其言頗多不實其間或有果如其言者今年則彼賊設計或云  
八九月間入寇或云前此冰凍前入寇率多失利今年須於合冰時乘

夜入寇作梯登城捕殺候望之人突入劫掠或云伏兵於後誘致夾攻  
如此之言喧傳倍於前昔此皆似爲虛言然賊變難測不可忽然若有  
緊急聲息固當專入星夜馳啓雖非緊急聲息關係賊變之事亦當無  
忽所聞之事勿計虛實大小就付上來人備細啓達○庚午行中央土龍  
祈雨祭○辛未議政府啓前此各道禾穀損實令各官守令糾察委官  
之踏驗觀察使又遣首領官察其各官守令之能否爲守令者或不知  
本意略不留意以致損實不中自今令守令悉除雜事親率委官或先  
或後全任檢察使委官不得任情高下觀察使遣首領官察其勤怠觀  
察使巡行時亦依舊例檢覈從之○行昭格殿祈雨醮禮○壬申御勤  
政殿受朝乞野人塔河衛指揮同知者里所遣指揮僉事朵令哈阿刺山衛  
指揮同知咬納所遣指揮僉事把郎哈把河衛指揮僉事考兀所遣指  
揮僉事刺打兀的河衛指揮僉事忽失帖木所遣指揮僉事亦令哈古里  
河衛指揮僉事鬼迷所遣指揮僉事奴兒非葛林衛指揮同知伐里哥  
所遣指揮僉事把打隨班獻土物上引見朵令哈謂曰想汝等遠路艱  
苦而來朵令哈等啓曰吾輩歸順大明久矣今聞殿下特憐遠人故  
吾輩今亦歸順貴國耳上曰予已具悉汝之好意○議政府據禮曹呈

啓奉傳教旨宗親大臣禮葬時用冰盤已立法矣而正從二品用冰盤之法未立其磨勘以聞臣等參詳去乙卯年受教宗親大臣功臣禮葬用冰盤自初喪至大斂每一日用冰二十丁五月份前八月份後半之自今正從二品五月份後八月份前自初喪至大斂亦用冰盤正二品每一日給冰十五丁從二品給十丁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倭護送官等托受回馬文字於觀察使枉道奔馳驛路凋弊自今護送官到浦則各其浦萬戶據本曹文字書其到浦日時及上京日時回送為便不獨此也自京乘傳各道下去者事關觀察使外其餘所在守令亦依此例施行永為恆式從之○行西方土龍祈雨祭○癸酉知興海郡事李興門慶源判官李萃辭引見曰慶尚道地接島夷而其來絡繹咸吉道境連野人而其心難測予甚軫慮各就乃職惟時懋哉○吏曹啓參詳新舊交代官辭由格例舊官有故則新官與時仕行首掌務反庫傳受新官未差者依此例已曾受教矣而新官如或出使或累月患病等故則解由傳掌之法未立請亦依新官未差衙門例施行從之○甲戌月暈○知安城郡事辛均提川縣監李興孫辭上引見曰比年以來旱乾相仍年穀不登斯民之生實為可慮予於後苑耕一畝



之田雖值旱乾所出之數不下於豐年是乃盡人力之所致也天變雖  
曰未知人事不可不盡各就乃職務盡勸課之道且還上歛散近民者  
之所當慎也往盡乃心以副予至懷○行北方土龍祈雨祭○乙亥親  
傳朔祭香祝○司憲掌令鄭之澹司諫院左正言李禮長等啓曰臣等  
聞命令李叔蕃來居京城外未知其由不勝驚駭上曰叔蕃年老得  
病今其來者欲就醫藥也禮長啓曰叔蕃得罪於杜稷萬世之罪人也  
命召之初臣等猶以爲不可今在安山距京都不遠雖嬰疾病早有子  
婿可能醫治矣何必以一己之病來居城外不計萬世之罪乎即令還  
送以副國家之望上曰汝等之言是矣然今已來矣病愈即還○傳  
旨權曹領議政黃喜左議政許稠礪山府院君宋居信判敦寧府事韓  
昌壽中樞院使吳陞判中樞院使趙末生中樞院事文孝宗中樞院副  
使曹致中樞院使田興吏曹參判朴安臣仁順府尹洪理中樞院副使  
許咳行同僉知敦寧府事金一起同知敦寧府事閔軾等年過七十並  
令勿預常參判中樞院事安純嬰疾亦令免常參○八月丙子朔日食  
○丁丑傳旨議政府日月食天變之大者也周禮鼓人救日月則詔王  
鼓左傳非日月青弗鼓其救食之法尚矣然大陽之夜食大陰之晝食

古無救食之文而我國亦不論中外許多年矣去戊申歲四月朔日當食日官以爲夜食不告其時鴻臚寺丞趙泉兵部員外郎李約到平壇值朝食府人告日色虧泉等乃知日食徹飯奔走出庭救之是後大臣議以謂雖陽之夜食陰之晝食亦令晚諭中外停朝市去刑戮議者曰日月交食之日停朝市去刑戮之文雖不見於經傳然我國以義起之可請不易之美法也近者聞諸譯者云中國日之夜食月之晝食不布告於天下又交食通軌云日食之在夜刻者月食之在晝刻者即同不食亦不必推筭然則地下之食亦停朝市此禮之無據而過者也或曰儻於戊申歲預告中外使知四月朔食是帶生光則平壤府人預救其食而告于趙泉等待其復圓乃饋朝食如是則泉等必謂我國有知禮者矣曰帶生光則布告中外停朝市去刑戮皆所當行也其時不告日官之過也或曰不知其日之有交食則已既曰知之則雖在地下而處事不可與平日無異春秋亦記夜食敬天畏災之事雖曰過慎何害於義曰日當食而密雲不現古人猶以爲吉祥况在地下乎日當食而月或避之食與不食亦未可必春秋之夜食所謂帶生光者也故傳曰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敬天畏災之事尤不可以非禮行之或曰陰陽之

交雖在朔望而刻分之差亦或有之定晝而或食於夜定夜而或食於晝預先布告之法不可廢也何必改已成之法乎曰禮記俎豆既設不得終祭諸侯旅見不得終禮者一曰臨事行禮而見日食則救之也聖人之言既如彼今雖不預告而隨其所見奔走救之何不可之有豈可必行無據之禮乎當正朝冬至之賀使臣接待之日豈可以在天難定之變預廢大禮乎古人云過猶不及自今陽之夜食陰之晝食一遵中國之制無令曉告中外且勿停朝市便益二說孰是擬議以聞議政府僉議啓曰大陽之夜食大陰之晝食預告中外我國家已成之法雖非中國之所行然此謹天畏災之義也何害於義臣等竊謂仍舊便從之○戊寅受常參視事○庚辰傳旨禮曹九大臣之卒停朝本曹報議政府轉啓施行故其日未及舉行誠爲未便自今勿報議政府直啓施行○辛巳御勤政殿受朝兀里奚山衛指揮幹的其所遣阿應哥隨班辭引見阿應哥教曰間關遠路其行必辛苦阿應哥對曰特蒙 上德所至厚待何苦之有 上曰汝意甚好阿應哥對曰我酋長投順大明久矣聞貴國厚恤丐知介謂我曰朝鮮待我以厚則吾亦歸順親朝 上曰子極知汝之好意○以李孟畛同知中樞院事李穰爲義州牧使○初

上謂都承旨金墩曰予聞中國之禮大朝會則御正殿其餘朝會則御奉天等門我國家一遵華制獨此爲闕典自今正朝冬至朔日則坐正殿其餘則坐勤政門何如其令集賢殿稽古籍以聞集賢殿啓謹按歷代帝王御門視朝聽政或頒赦詔宴賓者多矣至是上又謂金墩曰古諺云人君長在深宮不令外人相見可矣若於白日出外則其國有凶此夷狄蒙蔽其君之說也予於受朝時坐于殿內群臣不能見我顏色况野人倭客焉能見之每人引見則禮亦繁矣依古典與中國之制或御門視朝何如其議諸政府以聞領議政黃喜左議政許稠右議政申槩右贊成成抑左參贊河演議古制如彼中國之制又如此非正朝冬至朔日大朝則御門視朝便喜又曰太祖初即位壽昌宮殿庭窄每於受朝時御中門臣所見也槩曰在太祖時臣爲史官或御勤政門視朝稠曰臣以爲常朝則可矣若引見野人則可御深邃之殿若門則嫌於淺露不宜御也上曰不須別作儀注但判通禮可於階下啓禮畢○壬午受常參○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曰東北之境以公嶮鎮爲界傳言久矣然未知的在何處考之本國之地本鎮在長白山北麓亦未知虛實高麗史云尹瓘立碑于公嶮鎮以爲界至今闕先

春站有尹瓘所立之碑本鎮在先春站之何面乎其碑文可以使人探見乎其碑今何如也如曰路阻未易使人則無弊探知之策卿當熟慮以聞且聞江外多有古城其古城無奈有碑碣歟如有碑文則亦可使入謄書與否并啓又尹瓘逐女真置九城其城今何城乎在公嶮鎮之何面乎相距幾何并聞見開寫以啓○又傳旨宗瑞曰今卿馳啓知鍾城郡事李仁和報臣曰吾弄草住坐楊木荅兀管下高早化等二十戶不堪允察等侵擾欲移居本邑南面端谷地面効力本國許從其願何如臣回荅云前日滿住誣奏收留逃叛楊木荅兀管下人戶若今許入於內地則允察必潛通而滿住執此咎我義甚不可當謂高早化等曰仍居舊處安心樂業若允察更侵擾不已則都節制使別有處置如此善誘勿許入接爲便予惟勅書雖云本國收留逃叛楊木荅兀管下人口所謂收留者指自楊木荅兀管下逃來本國者也非指高早化等元是住坐本國境內者而言也高早化等亦非楊木荅兀虜掠率來爲管下者而但與楊木荅兀一時來耳且野人與吾民雜處境內中國之所知也但我不可勒令高早化等入處內地耳彼心欲移居內地亦何妨乎又非我強移內地以供賦役也雖中國聞之何愧焉卿荅仁和之意未

愜予心下兵曹及議政府議之領議政黃喜左議政許稠右贊成成抑  
議曰姑從都節制使所啓一以觀其事變一以察彼人之誠僞然後酌  
量措置可也右議政申槩議臣未知高早化等所自來矣都節制使謂  
高早化爲楊木荅兀管下者何所據而言耶凡察等侵擾高早化又何  
意歟高早化被允察侵擾而我若不許內附則慮恐高早化將徙於他  
處矣更令都節制使備細刺探啓達後施行爲便兵曹判書皇甫仁察  
判辛引孫議議政府之議若守經論之則可矣我若不許內附而允察  
侵擾不已則慮恐移徙遠地矣許其自願令移居內地便承旨等議高  
早化雖都節制使未曾知之向因馬婆刺乃知久居吾弄草而無移徙  
之心者也昔與楊木荅兀自開陽逃叛而來耳非是楊木荅兀管下人  
也議政府亦未知此人等所自來故其議如此耳元居我國境內而又  
欲誠心內附何必推而不許乎予又問於童干古荅云高早化於猛哥  
帖木兒生時爲猛哥帖木兒管下自猛哥帖木兒死後無所依附率五  
十餘戶自爲一部安居吾弄草耕牧自如已有年矣予心以謂勅旨云百  
戶高早化等五十餘戶而不稱楊木荅兀管下且馬婆刺童干古之言  
如此高早化必是自爲一酋長者也素居境內安心耕牧今被允察

侵擾而自願移居內地其情可憐也卿之稱爲楊木荅儿管下何所聞  
而言歟允察侵擾之意何耶無奈欲爲管下乎我若不許則恐其移徙  
遠地而附於他種也右衆議皆可卿其知悉更加商確以啓○前中軍  
都摠制柳濕卒濕高興影人高麗侍中濯之子初以養補官至閣門引  
進使 太祖夢見濯請爵其子及覺異之贈濯高曲伯而特授濕爲果  
毅上將軍又事 太宗爲元從功臣累遷禮刑兵吏曹典書出爲全羅  
忠清平安三道都節制使陞中軍都摠制歲己亥以右軍元帥征對馬  
島及還以疾乞退至是卒年七十三計聞輟朝致吊賜賻諡襄靖甲冑  
有能襄寬樂令終靖子漬○癸未受常祭○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傳香  
元是內侍別監之任今以他官差遣實爲不可請自今勿遣他官仍舊  
以內侍別監差遣從之○甲申日暈○受常祭視事○刑曹啓京畿安  
山囚強盜金禾姜巨麼平安道永柔囚強盜金良三請皆依律處斬從  
之○乙酉受常祭○議政府據禮曹呈啓金銀非本國所產允祭及宴  
享卓巾覆巾花草等皆勿用金只用貼銀已言受教而中外官吏因循  
舊例使臣宴享及客人饋餉或用之請自今一依教旨毋得用金從之  
○咸吉道觀察使都節制使馳啓吉州牧使張友良考滿今當見代本

州人物繁華精兵所在爲其守者不曉民事則難以治民不知軍務則無以鍊兵不能射御則難於赴敵况今不役他官之民新築邑城其事甚劇金允壽久在此界民之情僞敵之虛實靡不周知且又能武藝曉習民事其代友良者無過允壽下更曹○刑曹啓典獄囚良女延命奸婢夫升龍律並該斬從之○丙戌御勤政殿受朝宗貞盛所遣洒毛時羅等二十二人宗茂直所遣皮仇時羅等四人宗彥七所遣也波知等十人來獻土物○丁亥月暈○傳旨禮曹今八月十八日將親試文科其令館試漢城試試以四書疑各取三十人又傳旨兵曹今八月十八日將親試武科其令觀試試以射二百步取五十人○宗親敬寧君祔等十九上言司藝金鈞自乙卯年爲宗學博士勤勞教訓于今五年今以眼疾辭職請於閑官叙用下吏曹○禮曹啓文科四書一經中抽一書講之又試以策問一道定其高下○戊子巨濟縣海水赤黑小魚死行解恠祭○己丑親傳望祭香祝○庚寅親祭于文昭殿○議政府據兵曹呈啓今大小從仕人依續典所載父母在外者三年一歸覲已沒者五年一掃墳然每當出仕赴任之時雖道途遐隔托以連境或稱一道欲覲親掃墳煩瀆啓達以至妻父母侍養親相見及內外遠祖掃墳亦



煩上請深爲未便且無限日枉道奔馳非徒各官支持爲難驛路亦爲凋廢請禁之從之○辛卯御勤政殿受朝○傳旨平安道觀察使今以黃海道各牧場兒馬送之其給軍士之無馬者○議政府據戶曹呈啓請於濟州勿用貢法依舊例用損實踏驗之法從之○壬辰受常參視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內禁衛並皆授職滿三十月則加資其武才卓異者臨時不次擢用已曾受教然三四品以上則已矣五品以下若不各品遷轉則各於其品累年沉滯漸至懈怠侍衛疎虞請五品以下合三番仕最多者四品一五品一六品一七品二八品二以今冬來夏隨品遷轉勸勵從之○平安道都節制使馳啓今承傳旨趙明干居民四十五戶盧尚居民二十一戶合六十六戶每冬趙明干石堡入保更否利害備細訪問以啓臣移牒問之閭延鎮兵馬使柳江報曰前此盧尚趙明干居民雖於邑城盡今入保然是乃賊程初面防禦軍馬亦爲不敷今若兩口子居民不令入保儻賊料我力分勢弱大舉而來分圍石堡及邑城則道途高險相通救援爲難本鎮賊路要衝變在朝夕分兵勢難右兩口子居民依舊悉入保本邑乃無後患矣趙明千萬戶申貴報曰石堡亦爲堅實從其自願入保以南道各官及旁近軍馬量

數入戎爲便臣以爲兩口子居民六十六戶若於石堡入保則延閣鎮  
邑城果是賊程要衝防禦最緊分兵勢難故石堡守兵亦爲不足須發  
南道軍馬一百名每一月一百名相遞立番實爲有弊且於邑城除六  
十六戶則防禦疎虞又以南道軍馬充之雪深險路艱苦往來弊復如前  
請今年姑令仍舊邑城入保待後年更議措置下兵曹○平安道都節  
制使馳啓吾郎介八騎佩弓箭到江邊高山里體探牌頭崔萬逐之賊  
遁去後吾郎介五十餘名又到江邊造小船滿浦體探牌頭金有精吹  
角追逐賊亦遁還並皆有功請依舊例差等賞功以勸後人下兵曹○  
癸巳月暈○親傳宗廟社稷報賽祭香祝○御思政殿親抽四書五經  
中一書講館試入格舉子三十人東宮及宗親讀卷官右議政申槩刑  
曹叅判鄭麟趾藝文提學崔致雲右承旨趙瑞康左副承旨許詡集賢  
殿副提學安止直提學金鑰應教金汶李思哲等入侍○甲午親傳風  
雲雷雨雩祀報賽祭香祝○御思政殿講漢城試入格舉子○乙未御  
思政殿講漢城試入格舉子○上謂承政院曰今學者皆不務經書明  
日殿試務要嚴立禁防可也予欲使各設小遮日子庭中分舉子各入  
一帳毋得相通爾等以爲何如都承旨金墩等啓曰雖非遮日踈行異

位則不能相通○宗簿寺啓正尹謙奸柳桂芬妾妓雪月梅且當上  
憂旱減膳時招致儉小令妓唱歌躬自吹笛彈琴殊無畏忌又於昏夜  
街路微服徒行親執妓笠行同僕隸卒爲人杖辱罪誠不細請罪之命  
收謙告身貶金羅道海南縣○丙申御勤政殿策試舉子謂讀卷官右  
議政申槩曰今觀學生不究性理之書徒務詞章予將問其理學乃出  
策題曰嘗觀六籍之文其義徃徃似有必悟予竊疑焉易曰作易者其  
有憂患乎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其言之相戾何歟書稱文王曰不遑  
暇食用咸和萬民稱武王曰垂拱而天下治其所以爲治之不同何也  
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則天非冥冥而難知也又曰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則天不可得而測也亦將有說乎予大夫講之熟矣其各詳辨以對  
予將親覽焉遂使諸生踈行列坐令人守之母得相通與語又幸慕華  
館試武舉騎射○丁酉御思政殿上親抽武經與經書中一書講武  
舉人東宮宗親及參考官判中樞院事成達生府尹柳思訥兵曹判書  
皇甫仁府尹柳季聞兵曹參判辛引孫都承旨金墩兵曹參議尹敬等  
入侍仍御慶會樓試射二百八十步○戊戌傳旨前此新及第十人以  
上並授職故三館頗多有闕負今姑依舊例除職自此以後只除三人

以上職其餘皆分三館○己亥受常參視事○辛丑御勤政殿受朝亦馬忽山衛指揮僉事羅因加茂所遣指揮阿堂可刺麻刺衛指揮法甫西所遣子實蒙巨古魯渾山衛指揮波沙羅所遣指揮太者灘兀川衛指揮毛都好所遣第舍人達里水萬衛指揮波叱大子加時仇加河衛指揮所同可所遣指揮古赤兀此河衛指揮必藥所遣指揮義實哈兀也吾衛指揮孫保所遣指揮時方兀兀他河衛指揮弓云甫所遣指揮斜隱致等並隨班獻土物 上引見阿堂可等曰遠路艱苦而來阿堂可等對曰特蒙 上德所至厚饋不知艱苦 上曰已知之阿堂可等啓曰初弓知介之來也其賞賜並給衽裙近來不給乞并賜裙衽 上曰已知阿堂可等退 上謂金墩曰自今如此細事不須即啓可令譯者及監護官知之○兼成均注簿朴慶孫上言曰一講武時司饗司僕忠扈衛等各司諸員於禁亂未到之前徵求食物如不稱意則橫加鞭撻臣嘗守平康目擊其事心竊慨念願自今於司饗忠扈衛痛行禁理以除侵擾之弊一講武時隨駕各司吏典僕隸乘夜群至守令依幕求請百端願自今禁亂察訪依幕置諸守令監司依幕之傍扼其往來之路以除煩擾之弊一講武時各處指路人雖有定數然勒令濫率者頗多

有之乞令兵曹臨時考察一捕獲講武場虎豹爲其害場內獐鹿也然  
每當三冬雪深之時抄軍獵獲遠處之民膏菑糧寄宿他家馳騁雪上  
人馬俱困其弊不少願自今除遠處之民皆以三十里內所居之民抄  
殺追捕不過二日而止冬三朔毋過三次以爲定式下兵曹擬議以聞  
兵曹議啓曰駕前察訪每於動駕前一日先行請自今與司饗忠扈衛  
諸員偕行巡行考察便察訪雖職掌禁亂然旣扈從大駕則不宜各置  
帷幕於觀察使守令之傍請不論晨夜出其不意或親往或遣人嚴加  
糾察以杜煩擾之弊司饗忠扈衛議政府承政院兵曹三軍都鎮撫等  
不得已指路入外不緊各處勒令濫率者本曹臨時糾察至如講武場  
虎豹雖每年捕捉有弊無益果如上言請自今勿令捕獲從之○壬寅  
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宗簿寺糾察宗親事目磨勘以聞一宗簿寺庶姓  
提調五日一坐如有公事連日而坐一堂上郎廳點心依六曹例給之  
一宗親愆違臺諫刑曹已知而宗簿寺如未及覺舉則隨即移文宗簿  
寺覈實啓聞一宗親有訴訟事告于宗簿寺宗簿寺直行移文京中各  
司及外方監司如奴婢土田等事宗簿寺備閱文籍事理明白方許移  
文京外主掌官推辨立案成給後立案內辭緣備悉移文宗簿寺其中

事須不可不啓者啓聞當初考閱之時若文籍不明事理阻礙者毋得移文一京外決訟宗親若呈誤決則須錄誤決宗旨告狀宗簿寺考其司決立案及告狀誤決明白依他例移文改正報司憲府科罪一人有與宗親爭訟者告于宗簿寺依此例施行如有誣訟者報司憲府科罪一宗親爭訟事京外官吏非宗簿寺移文則毋得受理一宗親非理訴訟強辨不服其終情狀現著宗簿寺啓聞請罪一宗親若於訴訟時與宗簿寺辭語不恭則除避嫌覈實啓聞請罪一宗親伴黨丘史如有不法宗簿寺直行拷訊依律論罪京外奴婢所犯並行檢舉一京外官吏等宗簿寺移文事稽緩施行宗簿寺啓聞下攸司推考一宗簿寺知宗親過失及非理訴訟而不舉覈者司憲府覈實依律科罪一大小負人與宗親如有違禮事宗簿寺隨即啓聞下攸司推考科罪一少尹以下輪番依舊例糾察宗學一宗簿寺職掌糾察宗親非他各司之比判官以下告身署合以重其職一宗親各邸或有檢小巧佞之徒進退作弊受差貼伴儻外檢小之徒勿許進退一宗簿寺今史本十人又加設十人又置自隸二十人判官以上帶行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上林園皆是內奴典樂署亦皆妓孫故有所犯則依續典工商賤隸之例雖

叅上亦行決罰若圖畫院尚衣院司饗房雅樂署忠扈衛則雖流品外  
非是賤隸其叅上依成衆官例啓聞施行已曾受教但各司衙前流品  
受職者無論罪之法請依此例叅上啓聞論罪叅外直論若其本衙門  
則依舊例不論叅上叅外用皮牌直行決罰從之○賜祭于卒中樞院  
使鄭欽之其文曰惟卿儀表秀麗度量寬深才優經濟學通古今爰自  
妙齡踐歷英纒試佩魚符政聲靄然累登柘府風節孤鶩何施不可瑞  
世之賢肆予器重擢置喉舌出納數載啓沃深切眷待優渥陞秩樞省  
于吏于刑鑑裁脫頽頃當朔方四鎮之設軍機民務實繁且劇煩卿攬  
轡措置得宜所至有效茲深倚毗自卿遭憂以違晉接方佇即吉遽聞  
嬰疾予心以謂疾尚可治錫以良劑診以國醫日復問疾速痊是期云  
何不救竟至於斯如濟巨川喪其舟楫嗚呼已矣嗟慨何及所可爲者  
恤典之備爰命攸司贈之美謚又遣禮官備此一卮靈其不昧尚克享  
之○甲辰謝恩使閔義生從事官李邊通事金汗回自京師啓遼東人  
言海西野人與達達將寇朝鮮即傳旨平安道都節制使曰李邊金汗  
等來啓高平驛百戶謂金汗曰回自海西者言海西野人合三衛達達  
四千餘人入寇朝鮮後門又遼東龜梅王遜言今聞三衛達達等已發

向朝鮮又言七姓野人等欲寇朝鮮收合兵馬予惟江水未冰賊虜不知大水深淺經渡作賊其言難信然今聞聲息不可忽然其速入保沿邊之民備器械謹候清野以待或云軍士各於矢筒燕賚金鐵走火臨敵放射最爲良策又云彼賊要路沿邊水底多置釘板以傷彼賊入馬亦爲良策此數策卿其知悉酌量措置又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曰今送李邊等聞見事件卿其知悉措置○議政府據工曹呈啓慶尚道觀察使報云泗川清河慶州所產鈔鐵昌原義城青松所產銅鐵力役多重採之爲難然鈔鐵多產於本國且不緊於用固宜不採銅鐵則本國不產其用最切各官守令以一時之弊不顧大體不用心炒鍊請叢遣朝官審其鐵脉多少力役難易上然之乃遣護軍趙完壁試之完壁回啓三邑銅鐵產出甚少功役多重請勿令採取從之○乙巳傳旨平安道觀察使今三登人崔云生來啓孟山多田里順川黑山庫洞產青黃白玉宜使守令覆審若可用則姑少採送其產出多少力役難易并審以啓○九月丙午朔賜賻前節制使洪師錫妻棺槨紙七十卷○傳旨前此王狗兒見本國使臣請厚紙太宗以謂義無私交不聽又矣後元閔生赴京到廣寧王狗兒謂閔生曰吾前請厚紙尚未見惠至



戊戌年間元閔生又赴京就付厚紙三十卷以贈之王狗兒受之甚喜以簇  
于沙鍾荅禮及予即位以後王狗兒屢請厚紙予皆不聽已酉年誠寧  
君姻赴京以爲親弟之行宜異於常例送厚紙二十卷王狗兒喜受以  
沙鍾見遺又於戊午年惠寧君祚赴京時亦送厚紙二十卷王狗兒又  
送段匹彩絹今謝恩使閔義生回還時王狗兒又請厚紙入參蓋王狗  
兒受方面近地予豈無厚待之意乎但慮小人之欲無窮隨請隨聽則  
其終必有難聽之請處之實難今求厚紙人參可從其請乎如曰可從  
則只從其請乎別有加減乎臨贈之時以予所贈與之歟以使臣私贈  
與之歟近者入朝使臣每行贈曹搃兵官麻布二三匹油氈二三張以  
爲定式至若王狗兒則彼若先行下程但以路次盤纏斟酌贈給而已  
然王狗兒與曹搃兵官一城之內所居不遠兩家凡事豈不互相聞見  
乎曹搃兵官則每行依式受禮物王狗兒不先行下程則必無禮物似  
爲未便其將何以處之錦衣衛指揮王息本女真人也凡于野人之事  
無不撻攝前日崔致雲赴京時禮兵部翰林院與王息擬議奏准今又  
閔義生赴京時王息對荅察兒曰如勅朝鮮令後門聚集軍馬又勅遼  
東領兵并進則汝等既與海西達達不和將何處得生一二年不得耕

作則未得生活如此之說有助於國家閔義生辭還時謂曰我祖父墳墓在吉州叔伯哥哥金鎮在其處請後日帶來使我相見仍書金鎮所居地名以送予謂近者入朝內官親戚既不入送而獨送王息親戚未便欲令其道觀察使復戶完恤其祖上墳壠亦令禁樵火後日王息著見本國使臣曰金鎮何不率來則答曰我殿下恐朝廷法嚴未敢入送即令金鎮等一族悉皆復戶俾安其業祖上墳墓亦令差人禁火禁伐木如此答說何如○丁未以崔府知中樞院事柳思訥爲藝文館大提學張友良中樞院副使庚順道僉知中樞院事洪深司憲掌令蔡知止司諫院左獻納崔敬身右獻納朴積善左正言黃守身知司諫院事金世敏判廣州牧事李澄玉以判慶源都護府事居母喪起復爲慶尚道右道都節制使○咸吉道點馬別監趙由禮啓本道野人往來絡繹不絕非徒驛路凋弊或驛騎不敷累日不得適馬野人不顧大體無時急走因此勞苦莫甚貧窮驛吏不勝其苦將爲逃散脫有緊急傳命不可不慮且野人之數又多則令刷馬赴防軍民亦皆苦之不唯作弊於驛路因覘我國山川險易防戍虛實雖厚蒙賜與略無感德反懷無厭之心怏怏不已或入寇邊境者有之臣愚以謂自今野人若欲入朝邊

將止之若有不得已野人不過令一二人入朝以除驛路之弊下兵曹  
議之○同知中樞院事李思儉上備邊之策一倭人乍臣乍叛雜處我  
海邊窺覘我虛實誠爲可慮自今乃於密陽靈山兩邑中相其地宜移  
築客館以待商倭客倭則可以減土物進上輸轉之弊商倭販鬻亦爲  
便益又以左道兵船三艘右道兵船三艘擇定鎮撫之剛明者泊於黃  
山江口以備倭人之往來脫有事變與左右道都節制使及東萊鎮富  
山浦乃而浦多大等浦倚角禦之一臣伏審慶尚道防戍之狀右道船軍  
則常時行船故慣於舟楫左道船軍則海中既無島串故未嘗行船不  
習舟楫各浦防戍之船浮海者不過一二艘倘有倭變應敵爲難至於  
陸地之軍但以都節制使營兵五十人分爲四番以戍之防禦甚爲疎  
虞蔚山迎日相距一百五十里其間雖有甘浦以爲防禦只有小船一  
艘而已若有賊變則慶州南面亦爲可慮請於興海清河二邑之間移  
置迎日鎮又於長鬐縣新設一鎮以備防戍一臣閱其慶尚道各官兵  
器弓矢鎧冑槍劍皆不中式倘有緩急皆爲無用請令都節制使檢點  
若有守令武備陵夷兵器不堅利者隨即論罪移文都觀察使以憑點  
陟下兵曹○戊申遣同知中樞院事李思儉如京師賀聖節其賫去事

目一朱文公家禮作神主粉面旁題主祀之名宗子承宗主祭有君道  
焉諸子不得而抗焉故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宗子爲士庶子爲  
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若親盡之主則請就作叔位祭之其遷  
主旁題仍宗子之名不改則於宗子之家爲已出之主書伯叔之名則  
於禮支子不得主祭也若空其旁而不書則祖宗之神似無所依也然  
則遷主旁題未知書何人名若見知禮朝官及遼東書生則語次因便  
細問勢難不須問也一我朝官制有新設者有因高麗之號而未改者  
有同中朝之制者自我先王慮有差謬欲知大明官制而未得以矣去  
年赴京人幸得諸司衙門官制以來一見豁然予以謂如此禮樂制度  
之書多矣而偶未之見也今見家禮易覽叙有御製孝子錄稽古定制  
書喪禮圖等諸書矣九千禮樂制度諸書廣求而來一王狗兒處贈物  
先書物目使通事密贈云右件雜物來在下處但恐朝廷法嚴未敢進  
呈請大人使伴人乘夜取去 殿下所送與使臣私贈慎勿辨說若王  
大人問 殿下贈送乎則但答曰唯勢若不可親告則引親信伴人如  
前云云可也一指揮王息若問族親金鎮何不帶來則當答曰謝恩使  
入王城翼日某等上道但聞殿下已下教于吉州令優恤族親守護祖

墳本州距王城二十餘日程故某等未知金鎮消息而來○議政府啓  
忠清道今當凶歉救荒不暇請依京畿例來十月爲限殺人強盜奸事  
逃亡奴婢捕捉付官他人奴婢據執一應侵損於人關係風俗等事外  
其餘雜訟停斷從之○己酉放榜文武科賜文科崔敬身等十五人武  
科金鏡等七人及第○議政府據兵曹呈啓既移咸吉道都節制使營  
於鏡城府陞爲界首官請以今新設會寧屬鏡城道左翼慶源慶興屬  
右翼鍾城富居屬中翼以吉州千戶仍舊爲吉州道中翼以甲山爲左  
翼端川利城爲右翼從之○咸吉道都節制使啓曰謹依內傳楊木荅  
兀旣爲千戶則高早化及其管下百姓所率之人皆屬於千戶故高早  
化以下例稱其管下歲在甲寅春凡察奏請朝廷欲令高早化等爲管  
下朝廷許令高早化等爲凡察管下故高早化等不能自爲酋長而投  
屬於凡察已有年矣高早化等怨凡察投屬力強者或抗拒曰我等本  
非汝管下况今附於鍾城向朝鮮効力又何服役於汝哉凡察以此與  
李仁和有隙已二三年矣前日勅書云收留逃叛楊木荅兀管下人口  
臣嘗疑其執此爲虛捏也移居內地不可者非一凡察等吾都里種類  
搖動不寧厥居者無他朝鮮將移我等於內地占爲百姓服役如李豆

蘭管下則我等子孫永不免服役之勞今若從高早化之言遽令移置則彼必曰移置我等於內地之漸始兆矣益懷疑貳此不可之一也高早化等還居鍾城之西會寧之北為兩鎮藩籬凡所見聞奔走來告撤其藩籬虛其賊路此不可之二也高早化等雖其來附其心必異徙其內地使彼盡知我情似乎無智且此輩與遠處野人葛藟相連徃來相通盜竊我民牛馬因此生釁其勢必然此不可之三也今方允察據勅書欲移置其家近地役使而我亦許令移置于內地則勢嫌於爭奪而有違於勅書此不可之四也瑞谷既無可耕之地又無牧養之處高早化等時居處有良田可耕有水陸漁獵之所生生自樂今欲移居特免允察一時勒令移置之害耳非久住之計不過四五月即還舊居豈可輕許哉此不可之五也事有不可者五而從其一時規避之說輕許來從非計之得也不如禁其允察移置使彼仍居舊處為兩鎮藩籬臣意以為可也其移徙遠處而附於他種與否臣未可預料然歲在甲寅之夏吾都里於虛里密告於李澄玉曰高早化等有貳心潛附於予知介而資敵不如早除之澄玉然之欲盡殲此輩臣力止之此輩至今存留且此輩來告於臣曰允察怨我等不附於已而附於鍾城故搆辭附於

他種耳我等願仍居舊處自在耕牧向國効力其言雖不足信於虛里  
甲寅之告至今不實此時允察潛附他種之說詎可信哉下兵曹磨勘  
以聞○庚戌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慶興郡事金壽延乃於殿最連三中  
然邊將不宜輕易逝代可逝與否其議以聞○辛亥以鄭麟趾爲藝文  
館提學朴安臣吏曹參判崔致雲刑曹參判○謝恩使禮曹判書閔義  
生回自京師其間見事件曰遼東都指揮使司禁約云照得洪武永樂  
年間朝鮮國差人赴京進貢方物等項經由本司因是遼陽在城馬驛  
有達子野人女真往來朝貢絡繹不絕尤恐混雜遠年以來在於城外  
蓋造房屋一所周圍墻垣嚴密委官提督老軍人等看守專令朝鮮國  
使臣停歇關支糧草及宴待支雁行之年以體知得有等富戶勢要之  
人因見使客人等到來圖利肥己擔背綾羅段布等物到彼易換參布  
貂鼠等件不肯兩便交易却乃鼠竊狗偷乃將不堪物貨多添價殖儘  
意收買致使本分之人不得易換又有能通話語無知之徒心生姦計  
巧言啜哄來人指以入城關支糧草爲由將帶來貨物駁背進城引領  
到家置辦酒食假爲朋友兄弟稱呼將本家應有不分違禁貨物盡數  
易換待其憤便若不禁約深爲未便今出告示仰令提督委官今後遇

有朝鮮國使客人到來但有本城官軍之家將帶貨物到彼易賣務要  
當官逐一檢省不係違禁貨物明白附籍記名許令兩平交易待至回  
還將各人所換物件檢驗記數方許放出開具手本呈報仍令守把老  
軍人等巡緝緝訪若有竊取使客物件并將不堪物貨多添價殖收買  
及誘引使客人等到家或在途交易者就連人貨捉拿赴司以憑行送  
法司問罪追貨沒官所委官負不許徇私故縱乃因而生事刁登留難  
事發到官一體照問其朝鮮國差來陪臣及通事亦要省會隨來官軍  
人等知會勿令非禮作穢公廳損毀該用物件未便須至告示者節日  
使同知中樞院事李思儉聞見事目曰九察遣指揮童荅察兒奏云  
皇帝再勅朝鮮使我與李滿住一處住居今朝鮮尚不解送且禁打圍  
不得自由請遣使于朝鮮使我如勅解送與滿住一處住居 皇帝不  
允其奏勅九察曰往者建州衛指揮李滿住等屢奏搬取爾等移來遼  
東渾河頭一同居住已遣勅諭朝鮮國王禁約彼處軍民不許阻當仍  
差人護送出境聽爾等搬移前來既而得朝鮮國王奏李滿住等虛捏  
奏請妄稱爾等欲移來同住朕惟四海一家彼此皆朕人民况朝鮮國  
王世守禮法必不敢擅有拘占已諭其若果九察童山等在鏡城地面



安生樂業仍聽爾等在彼居住不必搬移今爾等又奏要般回鳳州放  
豬地面居住緣在此在彼俱是朝廷官屬茲特遣勅往諭爾等遵奉朝  
命仍在彼居住朝鮮國王必能撫恤爾等不敢失所但爾等須守本分  
以安生理朝廷或有勅召爾等來朝或有征伐調遣爾等須即聽命前  
來効力不違庶見爾等敬天事大之誠故茲勅諭宜體至懷○宗貞盛  
送老仇難洒毛等八人來獻土物○壬子司諫院右正言鄭次恭啓國家  
已立循資之法矣而今皇甫恭以奉直郎超拜通德誠爲未便 上曰  
臺諫陞資除授乃常事也且恭已考滿來十月當例加通善則今授通  
德固非超授也况恭今赴邊遠幕府尤不可不超陞也然予將廣議施  
行○議政府據戶曹呈啓今年京畿歲歉請以稍稔各官所儲之穀易  
明年之種且今己未年所貸還上及軍資田稅依丙辰年例並收以穀以  
爲明年之種今漕轉全羅道沁海各官米豆并二萬石以賑之從之○癸  
丑 上謂承政院曰王息與李邊言須入送金鎮且王息向我國有厚  
意今赴京時送之何如令議政府擬議以啓領議政黃喜等啓曰金鎮  
遠在吉州似難尋訪且不可輕易入送宜驛召金鎮細問然後入送未  
爲晚也不必於今赴京時送之也 上從之即傳旨咸吉道觀察使曰

前者下傳旨錦衣衛指揮王息從兄金鎮本名金夫介及王息祖墳與族親等備細尋訪啓達右金夫介須急尋訪其令乘傳以送又訪問祖墳所在處及一族以啓若金夫介年老不任就道則其送近族一人○議政府啓松木之禁載在六典近者攸司檢察陵夷盡伐松木實爲未便自今城底十里使漢城府專掌痛禁又令憲司考其漢城府勤慢十里外則令所在守令嚴加禁斷又使觀察使檢其守令勤怠從之○甲寅大護軍金何丁父憂私奸娼妓司憲府劾之 上聞之召掌令鄭之澹問曰今以何罪劾金何歟之澹啓曰前日劾金何踈薄正妻之罪以啓 上特命宥之何又不悛復遵前轍遂使妓妾與嫡妻相妬且居父喪私奸生子事跡彰灼故鞫之 上曰何以知之之澹對曰鞫妾妓玉樓兒與嫡妻相妬之時因教其事鞫之玉樓兒未子崇元乃何居憂潛奸所出也請收何職牒禁身鞫之 上曰今聞汝言何必不免矣予當深恩更教汝矣○乙卯傳旨聖節使李思儉曰前者謝恩使入朝時錦衣衛指指王息及遼東百戶王炤等向我國亢事指示厚待故欲於正朝使之行令李邊賚送贈物密荅厚意卿之此行若遇二人款曲與語以示感謝之意因云吉州所在族親消息則後來使臣當詳知而來

所贈之物姑勿贈給慎毋縹繆求見前者謝恩使入朝之時辦事官以微服乃於會同館及我國使臣出入道路偵候動靜者或有之若見王息言語之際須極慎密且貿易九事尤加秘密措置○召領議政黃喜左議政許稠右議政申槩謂曰人臣受君命固當盡心焉耳雖事之賤者何避之有昔孔子爲委吏而平料量爲司職而孳畜養比古之人臣所以無所不用其極也我朝設講隸曆筭等官皆予之深往意者也居是職者宜精白一心以副予意今之臣子皆以此爲賤事曰一入是職終身難脫謀欲避之何能成效我國善華語者唯李邊金何而已邊能言而無厚重之器何有厚重之量國人皆曰何將爲御前通事予亦以爲非何不能也前日崔致雲之行非細事也以何爲書狀官仍命何曰汝雖書狀實爲副使崔致雲雖賢然非何事不易成也今何被憲府之劾若心行不肖則予何曲施恩貸以減其公哉但以憲司之劾有類風聞若非風聞則當初劾疎薄之時并治之矣至於今日乃以崇元之生日月爲驗意其間憲司聽人陰嗾而過於苛察也况風聞之禁 祖宗成憲不可廢也以曖昧之事蔽塞仕路 祖宗深慮予亦遵守以矣但事于綱常則或有隨即啓達推覈者矣昔李順蒙黃象之事類於風聞而其時國人

皆已喧騰予亦聞其醜聲也且予幸孝寧之第順蒙據胡床攸司聞而  
効之是亦事涉風聞也然侍衛軍士之耳目不可掩也今觀何罪何不  
能辨自何以處之卿等其熟議以聞稠啓曰何臣之妻三寸姪女夫不  
宜同議 上問之於臣臣豈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哉然不知者以臣爲  
容私也 上曰予豈不知然無傷也第言卿意稠與喜等同議以啓曰  
若名爲風聞而不効則憲府必引嫌若命收告身繫獄推鞫則何必更  
無辭矣臣按律何罪不過杖八十姑命照律以啓然後 上裁施行  
上曰勿論崇元之事徒以妾妬正妻之罪照律何如喜等啓曰可矣仍  
教承政院曰官妓妾產不得從良之法載在六典此無他妓無定夫不  
能的知故也召臺諫其以何不能正家之罪按律以啓○議政府據戶曹  
呈啓下三道各浦貢物可減者及可爲移定陸地各官者今其道觀察  
使參考各官前定貢物多少分定所產各官改錄貢案從之○議政府  
據戶曹呈啓慶尚道三稅收納之法人吏每一人位旱田水田并五結  
以水田二結爲稅位若陳損不敷其數則勿論旱田並以元數粳米收  
之請自今人吏稅水田不足之數勿令並收粳米乃以口分旱田所出  
依數以納從之○僉知中樞院事李藝啓臣謂津江次郎曰宗貞盛

等安居本島以樂其生者專是我國家之恩德不此之願石見州等處  
雜人皆給書契以送是非所以長遠之計且慮宗公或不得安居本島  
也答云我島迫於大內殿無所歸處專仰 上德且倭人等逃匿出來  
投我陸地島主不得還黜其給書契勢不獲已也臣又曰前者乃以宗  
貞盛之請聽其自願留居三浦者其數不多今依托此輩來居者亦多  
並皆刷還何如答云謹依貴國之教一津江次郎請捉魚之處臣答云  
已曾受教益浦富山浦乃而浦等處聽其捉魚勢難啓達一津江次郎  
云富山浦自願留居倭人等依乃而浦益浦例聽其自願留居臣答云  
乃而浦益浦等處則聽宗貞盛之請許令留居富山浦則前此無留居  
倭人且貞盛書契所無不宜更立新法勢難啓達一津江次郎云今留  
置看知沙也文於京中使喚若以朝命則敢不唯命既無朝命擅自上  
京故我島主欲招來問其故耳臣答云若元居對馬島人擅上京中則  
請於朝以歸可也乃而浦等處恒居倭人與我國人無異此人居乃而  
浦已三四年我國聞善造鐵箭使置之京中汝以此意歸語島主下議  
政府議看知沙也文發還可否右議政申槩等議故留置為便從之  
○議政府啓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孔子曰足食

足兵民信之矣又曰所重民食喪祭是以國初設義倉出納之法具載  
元典略曰義倉之設本爲賑恤窮乏每年許貸貧乏之人及秋徵還勿令給  
其富饒者且以鼠竊朽敗過半耗損者貸出貧民准數還納惠不及民  
反受其弊自今斗量以貸厥後或因年歉或官吏怠職民之借貸者未  
畢徵納又有鼠耗朽損以致虧欠義倉之儲漸致耗損糶貸不足多借  
軍資至癸卯年間欲革此弊以軍資補義倉不足之數由是義倉之穀  
有餘而不復借貸軍資比年連歲凶荒民生困匱窮民皆仰給賑濟還  
上義倉不足又全糶於軍資中外倉儲因以虛竭一年之儲尚且不足  
倘有緩急其將奈何臣等每念至此實爲寒心當今濟時急務莫若充  
盈義倉勿使軍資貸於貧民苟能如此則軍資可以備緩急矣乞令講  
求成周都鄙委積之政漢唐以來常平義倉鄉社救荒之法又使中外  
時散臣僚陳義倉補添之策採取施行以利民生庶合於 祖宗置義  
倉之意從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前日受教令運全羅道米二萬石  
以救京畿飢民歲前若未及漕轉則以待明春已移牒全羅道然慮海  
路風水不調則未能及期漕運請依丙辰年例冰凍前以私船運忠清  
道米豆并三萬石以賑之從之○丙辰御勤政殿受朝忽刺溫阮里河

衛指揮其方可所遣子指揮丐里應可伊乙漢河衛指揮所同可所遣  
指揮仇乙好士列門河衛指揮沙隆阿所遣指揮大甫下右城衛指揮  
失弄可所遣指揮阿羅孫虛味河衛指揮者和所遣千戶阿古里兀者  
石衛指揮波乙愁所遣指揮蒙古兀列河衛指揮官音奴所遣多時應  
可弗魯兀河衛指揮阿古察所遣指揮班車獻土物引見丐里應可謂  
曰遠路艱苦來矣丐里應可對曰特蒙 上德館待優厚不知道途之  
艱 上曰知之○司憲府上疏曰傳曰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五  
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人而不孝天地所不容王法所不赦也  
大護軍金何讀書登第歷敷筆執人倫之道父子之恩非不知也丁父  
之喪忘哀縱欲昵愛娼妓玉樓兒醜然對坐以至生子其行何以異於  
禽獸乎此乃隣里之所共見士林之所共知九為人子者孰不切齒其  
所以敗當亂俗莫此為甚曾謂聖朝有如是之小人乎 殿下以妓無  
定夫特垂寬典臣等以為若論所生之良賤則以無定夫論之猶云可  
也何之執父之喪奸犯娼妓以毀綱常則非止一身之惡有累聖朝孝  
治之美在王法尤不可赦也其百行之本既已滅矣其肯盡忠於 聖  
上乎且綱常天下萬世之所共非 殿下所得私也 殿下何惜此一

小人以毀萬世不易之大綱乎伏望 殿下將何不孝之罪按律科斷以厚人倫以勵士節不允○刑曹據全羅道觀察使啓本啓孝寧大君家奴升才難奉招納流亡共三百四十餘人升才又影占六十餘戶使之如奴隸橫斂無極其他驕虐之狀不可勝紀又孝寧家奴同良者亦誘納逋亡有錄事河翁踵迹逃奴婢到其家捕之同良嘯聚其黨擊脅致傷還奪之仍搶奪翁所持之物承旨鄭忠敬家奴夫介冒稱孝寧之奴招納流亡無慮一百餘人其暴斂無算四人之中升才同良罪惡尤重請斬二人其難奉夫介并其妻子悉皆平安道入居以懲後人從之○丁巳掌令鄭之澹啓曰臣等上疏請金何不孝之罪未蒙俞音切有憾焉臣等以謂臣子立心行已固不過於忠孝人君維持國家亦不外乎忠孝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何犯小孝之罪安能盡節於 聖上乎須當按律科罪以懲後來 上曰凡事當從大體不可叢脞也之澹更啓曰李宏黃象趙倫李世南皆功臣之裔而居喪犯奸者也並置之於法合何亦犯此罪 殿下欲施寬典臣等反復思之何非八議之人何故獨施寬典乎罪同罰異其於人君賞罰之公何如 上曰何之事與李宏黃象等異矣屈指產月而以何爲不孝於親子意以謂甚叢脞也且風聞



之禁 祖宗成憲也予之遵守久矣此事無奈類於風聞乎之澹啓曰  
前此漢城府劾何踈薄正妻之罪移文本府因此事叅本府覈何何曰  
於棄妾有子六人今玉樓兒供招與何所招同其一人乃喪中私奸所  
生也彰彰明甚矣然則此事之發非類於風聞何之犯奸亦非曖昧難  
明也若施寬典後來何懲 上曰官妓妾產從賤之法載在六典強推  
崇元之父則是法無一定而吹毛之弊不貲也予志已定其勿更啓○  
戊午右正言鄭次恭啓曰忠孝臣子之大節也金何犯不孝之罪其於  
人道何如宜從律文科罪以示賞罰之公 上曰官妓妾產從賤之法  
著在令甲何必窮推崇元之父乎若窮推崇元之父則是法無一定也  
掌令鄭之澹啓曰綱常天下萬世之大法也今何丁憂奸妓以至生子  
此乃王法之不赦非 殿下所得而私也 殿下何惜一小人以廢萬  
世之大法乎 上曰官妓妾產不得從良者既無定夫而不能的知故也  
何以曰事于綱常以蔽塞人之仕路乎若強推則吹毛求疵後日之  
弊必不細矣○己未司諫院上疏曰忠孝臣子之大節刑罰國家之大  
柄忠孝一失不可以爲人刑罰不中不可以爲國大護軍金何父喪三  
年昵愛娼妓玉樓兒忘哀肆慾以至生子醜聲播聞罔不驚駭尚不愧

悟愆行日深罪惡貫盈非惟不孝於一家實有累於聖治不可不痛繩以法今特命憲司盡削其罪臣等切有憾焉前日憲司覈請何妻妾失序之罪特赦勿論爲何之計當悚懼自新圖報聖恩之萬一不此之願固有悛心猶且沉溺遂使妓妾反妬正嫡何奚獨頑戾無恥乎此無他幸蒙縱釋之恩無所懲於前故也臣等竊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何徒知愛妾而不知有父不知有父焉知有君乎忠孝盡喪行同禽獸雖有絕倫之才高世之智將焉用之古者陳壽遭父喪使婢丸藥坐是沉滯坎軻終身以何之所行較之於彼其輕重以爲何如不可惜此無狀小人以毀萬世之綱常也伏望 聖上命下攸司明正其罪終身不齒以正綱常以礪士風不允仍教曰汝等之志予已悉知然此事非因公事而發不可強推也○司憲府啓曰前日特宥金何踈薄正妻之罪何當悔過自新尚猶不悛復踵前轍踈薄如舊至使玉樓兒與正妻嫉妬相詰請依妻妾失序律杖九十五樓戶依妻妾罵夫期親尊長律杖八十勒還其鄉定役以嚴嫡妾之分命各減一等還鄉定役特從所啓○庚申司諫院上疏曰臣盡言君納諫然後事無過舉而爲國之道得矣金何涉獵經史出身科第非不知人倫之重冒喪行淫濁亂綱常是心

術之不正也非惟士林之共憤凡有聞見莫不痛心臣等望謂明正其  
罪以厚風俗釋此不孝之罪只坐妻妾失序之律均是用刑而名不稱  
情非所以制民乎中之義也書曰敗常亂俗三細不宥易曰勿用小人  
何之所行在所不宥而所當早去之小人也伏望 聖上依前疏明置  
於法終身不齒以快臣等之望不允○司憲府上疏曰古今帝王之所  
以維持天下國家者忠孝而所以繩治群下者刑罰也人臣之所以立  
身行道致君澤民者亦忠孝而所以砥礪名節者刑罰也是故忠孝萬  
世之大綱刑罰萬世之大典不可一日而可廢也亦非一人之所私也  
忠孝不明而刑罰不公則國非其國矣今金何之行有同禽獸駭人見  
聞非止毀一家之綱常乃毀我東方億萬世之綱常也雖以何之一身  
係國家安危能為有無有此罪惡則宜置之於法不可得而赦也矧伊  
何之於國家曾無才效有毀綱常而 殿下所以曲從未減者特以譯  
語之敏耳夫以譯語之有補於國家與醜行之有累於綱常權其輕重  
不帝霄壤 殿下以妓無定夫恕其大罪乃坐以妻妾失序此特何之  
末事曾謂為人之子而有此無父之行乎既無其父寧知有君古人所  
以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豈徒然哉徃在 太宗之朝李宏趙倫及至

我 聖明之朝黃象世南皆當親喪而有何之行悉置於法無少假借者誠以忠孝萬世之大綱而不可一日廢也刑罰萬世之大典而非一人之所私也彼以勲親之胄宰府之臣而未蒙末減何獨何人本非八議乃犯十惡而特蒙 聖恩縱釋不治至使所犯之惡同而所施之刑

有異乎臣等竊恐史臣將宏倫黃象世南之罪既書于策今又繼書曰有臣金何執父之喪奸妓生子臺諫請置於法而終不置法後世之論將謂 殿下之用刑爲何如也何惜一人以累聖治乎臣等爲 殿下

惜之夫亂倫之惡不知則已矣知而終不之罪則將無所懲矣豈但何之不悛其心而已敗常亂俗者將接踵而起則不知 殿下竟何以處

之耶此而不罪是驅一世皆効爲何也伏望 殿下念綱常之不可廢

刑罰之不可異將何之罪依律科斷以正邦典以勵士風不允仍謂曰

此乃已決之事且非因公事而發何必更劾○禮曹啓平安道三登縣

新白丁韓設黃海道載寧郡良女永德等其親患狂易病轉劇聞食生

人之肉立愈即斷手指陰乾作末和酒飲之親病即愈請皆旋門復戶

從之○司憲府啓知蔚山郡事崔澄請米豆於彥陽縣監金仲宗以贈

所私慶州妓待使華越境奸宿於娼家值妓父忌親自齋僧飯佛金仲

宗亦私借米豆請依律皆杖八十刺字命除刺字並贖其罪○辛酉御  
發勤殿受朝○掌令鄭之澹右正言鄭次恭等啓曰敗常之惡不知則  
已知而不罪則後來何懲後又有犯何之罪則將何以處之耶 上曰  
窮治曖昧之事則吹毛求疵之弊亦不細矣予志已定其勿復啓○傳  
旨九赴京之行從事官從人元加定并毋過十四人○宗貞盛所遣所  
溫沙也文等六人來獻土物○壬戌司憲府司諫院交章曰不孝之人  
不能自立於世不孝之人不可不置於法金何所行醜同禽獸非但有  
累於盛朝孝治之美實毀萬世不易之綱常正神人之所共憤王法之  
所不赦也前此有犯此罪者悉置於法奚獨於何縱釋不治而罪同罰  
異乎 殿下守祖宗之憲章秉萬世之綱常以譯語之小技縱敗常之  
大惡則臣等恐 殿下之用法非惟有乖於 祖宗抑亦前後之不同  
矣何既負其父安能盡忠於 殿下而專對於上國乎何之罪惡事在明  
白臣等之請至再且懇而 殿下終不俞允臣等竊恐後世拒諫之弊  
實基於此矣 聖上以洞見萬里之明何不謹其始而慮其終乎伏望  
殿下 一依前章之請將何罪惡按律科斷以正邦典以厚人倫不允○  
癸亥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曰以前日卿所上區處高早化條件議諸

議政府政府議曰令都節制使當謂九察曰雖父祖相傳僕隸若加侵責則必生逃反之心汝於高旱化何侵責不已乎自今慎勿侵逼使生移徙之心又當謂高旱化曰汝之欲移居內地其意則善矣然內地土田磽瘠不如汝等所居之肥饒也况今已令凡察不侵汝輩汝等宜於前所住居之處依舊耕牧安生樂業可也政府之論如此卿其知悉將此意曉諭二虜其言語加減自以卿意量宜施行○司諫院上疏曰臣等俱以庸材承乏言官未有絲毫之補謹以管見仰瀆天聰伏惟聖鑑裁擇一將帥之選不可不重月令孟秋專任有功以征不義陳氏以謂大將有已試之功乃使之專主其事也今兩界將帥間有年少新進之士身雖輕銳未經戰伐之危安知肝膽雄豪之氣足以戰必勝攻必取哉昔秦君悔不用蹇叔之言趙王悔聽信趙括之謀始皇不用王剪而李信奔還符堅不聽王猛而符融敗北此豈非明效大驗歟且國有門庭之寇則雖王公貴人墨衰經而即戎古之制也人臣豈顧一家之衰事哉况國耳忘家人臣之大節豈可以親故廢國家之大義乎其已試戰陣才堪將帥者不計親之老病身之衰經許令差遣專任方面何如一臣等曩以貢法之不可行具疏以聞未蒙俞允不勝殞越之至再瀆

天聰如不得已而必行貢法則不可不救其弊當初量田之時墾田一  
卜傍有九卜之陳則繫以十卜墾田十卜傍有九十卜之陳則繫以一  
結至于十餘結皆然所以然者欲其民之盡墾也然或因堵薄或因力  
微不能盡墾今之貢法全陳然後免租則墾雖一卜而收十卜之稅墾  
雖十卜而收一結之稅至使稱貸而納之民厭其弊遂致荒蕪願所耕  
田內如有陳處則雖一二卜必令陳告守令親審所告如實從其墾數  
收稅又一戶所耕皆專墾然後免租則假如耕一結者或有十卜實而九  
十卜墾者耕十結者或有一結實而九結墾者僅以一分之實而取十  
分之稅墾田之實何以納之願依元典一結之田墾至八十卜則免稅  
之例一戶所耕墾至八分者亦令陳告守令親審如准所告免租何如  
一用人重事國之安危民之休戚係焉人主所當慎也近年以來補外  
之吏有貪污不法者京任之官有不稱者有累治道願 殿下每當用  
人之時親御正殿令吏兵曹堂上東西分進手執官案依中朝六部尚  
書奏事例除曾犯過惡不應銓注之人外凡其應選人隨德量才出身來  
歷親啓蒙允然後標注下批以重選法一記曰天子視不上於裕不下  
於帶國君綏視註云裕朝服祭服之曲領也綏類下之兒視國君者目

不得平看於面當視其面之下衿之上也中朝之制六部尚書奏事之時進退之際亦無伏地之禮今我朝伏地之禮既非古禮亦非華制也願一依禮經與中朝之制啓事之時直跪啓達何如一決訟官吏允所處決必虚心聽斷而無所偏倚然後情僞辨而冤抑伸矣今刑曹漢城府都官三司專掌法網其任至重而大小人民儻有告訴第緣付托先告私第然後訟於公庭臣等以謂雖以第五倫之賢不能無人情也況其下者乎當該官吏或拘於先入之言或牽於請托之私知非誤決淹延歲月者有之甚非國家委任之意也我國奔競之禁不爲不嚴而上項三司獨無禁防甚不可也自今族親外訟者及雜人一禁徃來以杜奔競之風如有違者主客並下攸司論罪何如一檢屍之法不可不明獄之情僞人之死生分焉苟或不明則斷獄必誤矣今京中五部城底十里遇有死屍漢城府郎廳與本部官員親檢其屍移文刑曹推鞠致死之由其法可謂精矣然上項官吏憚於親見令吏典檢視輒成文案遂移刑曹刑曹初不預於檢屍而但將文案推問情由則雖至聰明其不得情必矣刑曹本是主之掌官而檢驗之際獨不與焉甚不可也乞自今如有死屍令刑曹當該郎廳與上項各司率事知檢律二三人親檢



屍狀則必致精察而斷獄不差矣至於外方死屍令其官守令親加  
考檢以究情由其法亦詳矣然外方守令當檢屍之際遙望而不即親  
檢以致獄辭之疑各相援據幾至百人而終不得情是誠可慮自今上項  
守令率殺傷人及被殺人族屬立證檢屍如不親檢以成疑獄令被殺  
人族屬陳告嚴加罪責何如一迷劣疾病之徒允奴婢財物之訟雖至十  
餘年未得決了所以然者其被告者甘於時執欲延歲月不即對訟其  
聽訟者牽於請托謀待務停未即區處冤抑莫伸乞自今雖當農月  
爲元告者不肯歸農則其隻亦不計務停聽終如其所訟黑白分明知  
非濫執者依他人奴婢據執例嚴加罪責若曰農事至重不可緩弛則  
務閑之日元隻皆詣訟庭親著對訟如有隻人一月不及則專給元告  
以防奸僞何如一有錢穀各衙門允諸出納必須請臺施行所以杜  
防僞也然臺監本無印信其出納重記只與本司官吏署合而已其周  
挾塗擦之處則皆用本司印信臣等竊恐姦詐之徒增減物數任情  
周挾用印經踏者容或有之未流之弊誠可慮也乞自今別鑄分臺印  
信允出納重記並皆經踏以杜姦僞何如一各司外方奴婢正役一名給  
奉足二名之法載在六典然各司奴婢多寡不同奴婢等處則其奉足

依數定給適番之期或隔五六年乃至十餘年而後番上者有之奴婢  
少處則正役一名只給一婢其番上者每年六朔相適無有休息其苦  
無比均是國之臧獲而逸勞不均人心不和可知矣願令刑曹都官計  
各司官貧多少事務煩簡褒多益寡以均勞逸若曰奴婢多寡其來久  
矣不可更改則奴婢數少之司其根隨不必依數奉足定給並依他例  
何如一我國之人當其年幼舌本未強之時皆學福建省音訓迨其年  
長舌本既強之後欲同華語入於承文司譯院初終異習成效為難今  
後京中衣冠子弟八歲以上皆聚中央一部自幼至長皆學正音何如  
一京中各司奴婢形止案及重記皆不堅藏人皆得見惡其害已圖滅  
其籍塗捺竊去者容或有之自今皆造書藏凡文書置于藏中編題藏  
面曰某年文記某年奴婢案並皆標付儻遇考閱之時備三負開閉以  
防姦盜外方隣保籍戶口帳軍籍田籍委諸州府郡縣之司不收不封  
姦詐之徒惡其祖上痕咎或惡軍籍年少或惡田負太重用淋墨紙  
或斷取冊張其害不小一依京中例造藏收貯守令承監司之命率三  
公兄開閉何如一藏冰藏冰雖變調愆伏之事然役之勞苦莫甚於此  
古者卿大夫以上雖皆用冰然不過老病喪浴而已今後藏冰之時役入

及雜物許令減半其用永則內用及宗學議政府六曹臺諫在內諸君  
異姓諸君宜皆頒冰二品以上則老病喪浴外勿令頒冰何如○甲子  
掌令鄭之澹右正言鄭次恭等啓曰金何所犯事于綱常請論如法  
上曰予悉知汝等之志矣已決之事何更言之之澹等更啓曰前此所  
犯似何者皆寘之於法今至於何縱釋不罪無奈罪同罰異乎乞須亟  
置於法以懲後來臣等以謂罰一足以勸千矣不允○咸吉道都節制使  
金宗瑞馳啓曰九察移歸之心已決欲與管下五六家治其行裝期待  
搭察兒之來其搭察兒奏請辭緣與不准事由忽刺温人與搭察兒一  
時赴京明白聞知回來傳說於吾郎介等吾郎介來告於臣臣到會寧  
以吾郎介之言說於九察陰折移歸之心九察告天誓曰固無奏請臣  
笑曰汝勿恠也汝對搭察兒啖馬波羅與高士長史作書以奏我於其  
時具悉知之汝何諱之甚也已往之咎不可追自今以後勿懷貳心永  
蒙國家至恩貽及爾子孫不亦好乎九察忸怩扣頭無數每日進退  
即遣其子阿下大隨臣亦益加厚待以安其心九察與其童倉太指揮  
等給土宇於內地靈通山西谷以避亏知介侵掠 上回荅曰今來書  
辭具悉然九察前此入朝時多般誣奏今更入朝則亦必如前誣奏不

若不遣之爲愈也然前此凡察入朝略無阻當彼每訴于朝廷曰朝鮮  
沮我朝觀今凡察如欲入朝則不可防遏前日凡察潛遣童搭察兒奏  
請時適我使人准到其奏請辭因不准事由具悉回來我雖不言彼豈  
不知若終不開說彼必反懷疑貳之心卿宜因語次謂凡察曰國家至  
誠待汝汝輩每稱恩德曰至誠圖報茲者奈何密奏朝廷必欲搬移乎  
如此舉理呵責彼若不服當謂曰向者童搭察兒入奏之事何事耶如  
此指說詰責則彼將自然破膽潛消再請之計難於發言入朝矣不可  
使彼激怒也卿其善處之且前者童搭察兒賫去凡察奏聞辭因及搭  
察兒自奏緣由閔義生等備悉聞見回來亦彼所知然王炤竊取所與  
搭察兒呈文賫來事意不可使彼知之此皆議諸大臣卿意以爲可則  
依此施行若以爲否則酌量加減施行○咨文賫進通事梅佑回自遼東  
啓曰遼東人云海西野人來言三衛達達操鍊軍兵欲向朝鮮又云巨  
乙加介子孫等言吾父子爲朝鮮所殺我輩若不復讎則將何面目見  
他人乎常鍊兵亦欲寇朝鮮 上即以佑所啓之言傳旨平安咸吉道  
都節制使曰卿其知此隨宜措置以應之○乙丑慶尚道安陰縣咸  
陽郡地震○議政府據兵曹呈啓曰兩界赴防甲士則勿論當下番每

月相逋赴防接戰着甲等別到倍多京中尹士則二年下番一年番上入直巡綽侍衛日外其餘出番月則並無仕到故赴防甲士及京中甲士仕到多少懸絕每於當番歲末都目十司和會其中到多司直十人乃授護軍以爲恒式每都目去官者皆赴防甲士也請自今兩界赴防甲士及京中侍衛甲士勿令和會去官每當都目乃以護軍十迺兒赴防甲士不拘定額每於司直十人給護軍一迺兒去官其餘護軍迺兒乃拜京中侍衛甲士兩界赴防甲士司直之數雖未滿十年都目須除一人護軍以爲勸勵從之○丙寅宗貞盛所遣時羅洒毛等九人忽刺溫弓知介指揮於時應巨所遣指揮君土等八人來獻土物○丁卯傳旨黃海忠清道觀察使今年道內失稔之邑頗多予甚軫慮失稔各邑居民雖不待國家賑貸可免飢饉乎儻若必須賑貸則其義倉軍資所儲可支明年兩麥成熟之前乎如其不敷則救荒條件須急備細措置以啓明年穀種足不足亦措置以聞○前判慶源都護府事李澄玉上言曰起復臣爲慶尚道都節制使然臣未終母喪且臣父年八十八歲請侍側終養不允○戶曹判書沈道源卒道源順天府富有縣人登第歷官至司憲執義司諫院左司諫吏戶二曹叅議陞同知摠制累遷吏戶禮

三曹參判出爲京畿江原全羅三道觀察使擢授戶曹判書至是以疾卒年六十五計聞輟朝致吊又賜賻諡敬肅夙夜恭事敬執心決斷肅爲人自奉若寒士衣服飲食不尚備麗曾中坦蕩少有所懷必盡言無隱遇事果斷曾無碍滯有二子拓輔拓漢○戊辰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忠清道歲歉各官炒鐵之弊不少請限明年春停斷從之○己巳賜文武科恩榮宴于議政府○庚午新及第右獻納崔敬身訓練注簿金鏤等上箋謝恩其辭曰乾坤道大克廣包容雨露恩深采增感激佩銘曷已糜粉難酬伏念臣等螢窓微踪弘矢未技臨軒講藝奉天語之丁寧傾蓋遊街聳都人之瞻望旣超資而授職又賜宴以示榮仙樂洋洋迭奏宮商之調霞流灑灑濃含宇宙之春何期寸分之長獲此風雲之遇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心敦化育德洽生成明綸忽頒特開試於別日丹扈親御翼有得於奇才愧無異能獨添甄選臣等謹當益堅素履永荷鴻恩仰神聖爲君師載欣載悅誓忠義相勉勵斯邁斯征○議政府據吏曹呈啓今加設議政府典吏十四人以五十人爲定額若依前此元數三十六人時去官之例每年二人去官實爲未便請依刑曹吏典五十人去官例一年二人次年三人去官從之○傳旨成吉道

節制使本道子弟皆能武藝者全是其界多有獐鹿遊獵習武之所致也。曾聞去冬大雪土人乘其雪深多捕獐鹿殆無遺種子弟雖欲習武其道無由。今又若雪深則無知土人等不計大體似前爭捕獐鹿幾於絕種。使子弟不得習武。卿其知悉。啓勸以啓。○辛未宗貞盛所遣仇難洒毛等六人。忽刺温。丐知介都指揮卓時所遣指揮羅下取等四人來獻土物。○初宗貞盛遣津江次郎獻土物。仍請虎豹皮。苧麻布。禮曹致書。宗貞盛曰。今承諭意。無聽津江次郎言。乃知貴州米穀及雜物乏少。而賓客衆多。難於支對。即具謹啓我。殿下深加矜恤。特賜造米一百石。黃豆一百石。燒酒三十執。鯉魚一百尾。雉一百隻。白細苧布一匹。黑細麻布一匹。虎皮三領。豹皮二領。惟照領所諭富山浦居住人留置完護事。則去甲寅年本曹敬奉王旨。商賈仍居他國。古今所未聞。今後商船出來買賣。已畢。即令回還。其經久不回者。依式收稅。以充國用。敬此遵守施行。○去丙辰年。依是下書契。各浦居人並皆刷還。唯六十名從。請姑令留置。以待是下使人。並率還歸。今又更請加送安接。似爲煩擾。其在。前請留六十名。宜速送人。率領還歸。且公邊捕魚事。則已曾從閣下之請。乃而浦富山浦。鹽浦三處。許令捕魚。難以更啓。並照。

在回使口申○壬申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奉書于承政院曰今九月十五日吾弄草住吾都里毛多赤來告曰忽刺温丐知介愁乙同巨等二人因買賣到愁州我往見仍問聲息答云吾部落人前赴京師聞允察等奏請移居婆猪江 帝覽奏大怒令考其前此開陽等處虜掠事跡叱之遂不准所奏聞此而還又奉書承政院曰知慶興郡事金壽延考滿當見代然壽延武才卓異防禦有能新徙軍民慰勸撫恤請勿通下吏曹○集賢殿副修撰朴彭年上言曰臣學術荒疎私自愧取遂有居閑讀書之志囁嚅未言于茲有年今父遭喪廬于全義縣臣母隨居且有疾違離從仕何以為心茲欲往從廬側候問眠食且奉毋湯藥以共朝夕幸有餘力粗究學業伏望 殿下諒臣微衷令免臣職以參區區之願不允○前中樞院使李貞幹卒貞幹忠清道全義縣人初以蔭補官積官至司憲執義累歷中外陞授僉掾制出為江原道都觀察使及罷還閑居願養數十年貞幹已踰七旬母年垂百歲晨昏色養事母至孝 上嘉其孝行超拜資憲大夫中樞院使特賜几杖仍賜教書褒獎孝行至是以疾卒年八十計聞 上吊慰如儀謚孝靖慈惠愛親孝寬樂令終靖為人器宇寬洪性資純懿時稱寬厚長者每當母生晨



必極力營辦以壽母親爲兒戲以悞悅母心家庭之內和氣藹然遂爲一國之所歎慕云子士欽士寬士信士惠士敏○癸酉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曰卿之上言具悉予惟允察之罪非一昔者哥時波射殺人其罪一也去年肆其悖慢無禮於邊將其罪二也今委達朝廷謂君父曰姦謀曰詐稱以居境內深蒙國恩而其言如此不敬其罪三也數其三罪而誅之則朝廷不以爲非也諸種不以爲疑也然更思之哥時波之射殺人今已數年而國家之厚待允察久矣乃今數其射殺人之罪似乎晚矣去年無禮於邊將其後朴好問之厚待如舊乃今數其無禮之罪亦爲未便也指君父曰姦謀曰詐稱此誠不赦之罪然不可顯言李邊等竊取童搭察兒奏草則當以自中人進告爲證矣以自中人進告爲證則彼諸種部落皆以爲大國信聽儉小之之讒訐而常懷反側不安之心矣夫讒訐古人之所不取而大國之待夷狄必以信義爲重一夫信義則孰能信我乎巨乙加介罪惡貫盈其初見捉之時孰以爲得保首領哉然內雖懷探伺之計外似有歸順之狀率其妻子來謁邊將予重其信義保全其生安置京中此諸種之所共見聞也朴好問李仁和等所告允察欲引忽刺温分圍三鎮使不得出兵其說不無

可疑忽刺温之衆厥數猥多其土俗各自爲部或率十餘家或率二三十家多不過百餘家予不知作賊之時諸部能合爲一與否然欲圍三鎮則必須萬餘兵然後可圍矣其愁下沙弄哥之弟弄哥等所領之軍其足圍三鎮乎又曰當倉卒之時殺其管下之不從者脅從其餘而行此說已到邊將之耳其管下豈無聞知者乎管下若聞則必也喧騰而今未喧騰則此亦可疑也彼當時安居城底授首邊將歸順如古而叛狀未著我遽先下手則連境野人如都乙温甫乙者之類無乃有疑貳之心乎况如松古老之輩至今未心服者乎議諸大臣皆以爲令邊將有備徐觀以待釁隙而誅之可矣今無釁隙而遽加誅戮則諸種必疑而邊患自此生矣雖令童倉領其管下其心亦未可測也予又思之更加嚴其制禦之術使不得搖動此爲上策然予則思而未得其術卿反覆思之如得良術備細啓達爲可李滿住屢犯邊境肆其虜掠其罪惡朝廷之所知也而朝廷亦已許勦滅矣允察屢請朝廷欲與滿住同居朝廷豈不知允察之欲與滿住同心作賊乎勅諭已令允察仍舊安業居住而允察違勅方命再請移居故朝廷叱怒童搭察兒之奏而不許以此觀之允察雖見誅戮朝廷必無他議矣其諸種之疑則此固可慮

慮然彼有豐隙而見誅則諸種亦必無疑貳之心皆以爲允察之見誅宜矣人情不得已而後不顧妻子者或有之矣允察無不得已之勢棄其妻子挺身逃走乎或引誘他賊之形已著或逃走婆猪之狀已露如此豐隙昭然可言則千里待報似乎失機如有可爲之機則臨時酌量施行宗瑞回啓曰今承內教反復思之矣聖慮至當臣奉承之不暇有何他策可獻然臣有一疑臣與允察說搭察兒奏請不准之事允察初有懼色益肆驕氣臣逆料其志過一二朔必請親朝矣大抵悅其付已常情也允察若親奏哀鳴則安知朝廷之不聽信乎若得准則遂不返而或留於朝廷或留於婆猪先請妻子以歸繼請管下以往我雖欲不送難矣滿任之不能大尋侵掠徒以力弱耳如得允察管下之力則邊民後日之患何可勝言此臣之所以不憚煩而敢言也○甲戌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馳啓慶源府鎮撫金呂之等八人托以烟臺擲簡渡厚訓灘深入虜地三十餘里至仍間地面捕魚弓知介三十餘人忽來射之呂之中箭走馬僅以身免又射四人斃之其餘三人亦中箭馬七匹皆爲賊所掠此乃守令禁防疎虞所致都護府使朴以寧及判官李萃等移文推劾呂之等亦皆繫獄鞠之上回荅曰今來啓本具悉弓知

介等本非欲托邊來也。金呂之等亦非欲防于知介而去也。但因捕魚渡江深入，邂逅遇賊耳。願於大體不足恠也。然昔在丙辰歲，四鎮新設，諸種野人似有歸順之狀，別無聲息。故邊將亦無戒嚴之慮。彼賊渡江留宿，尚不知備其敗固宜也。今則諸處賊變聲息相繼來報，防禦事緊。除築城之役，聚南道軍卒，又遣京中勇士兩宜，尤加警備。清野入保，不離防禦之處。整兵應變之時也。朴以罕托以不緊公事，擅離防禦之所，深入九十餘里之地，以邊將而不顧軍務如此，待變入保之時，嚴其出入之節。雖打草取糧之人，必考如帖字如勘合等符契。然後乃許出門可矣。金呂之以鎮撫之任，托以烟臺鄭簡，擅率八九人任然渡江深入彼地，漁獵自恣。金呂之之罪固不可言。其邊將不用心入保，怠於禁防，亦如此儻或數萬之賊，倏忽圍城，其誰能禦之哉？予心以為失當。昔間延之人或因捕貂鼠或因鷹子下巢，往來彼境被賊殺虜，永不還家者。或有之矣。守令尚且不知國家馬能知之。今以金呂之等深入彼境之事觀之，則金呂之既為鎮撫官家所知之人，其被殺之人亦且不少。不得已發告也。其餘漏挾戶官家所不知之人，或以私事渡江深入被殺虜而不還官家亦不知而不報國家者，意必多矣。於卿意以為何如人。

物清野入保人皆以爲難也然歲在乙卯金元壽爲閭廛時令其居民盡  
數入保故彼賊數千人入侵被虜者未滿十人矣且於丁巳年辛晉保爲  
碧潼時本郡不是賊程之要衝聲息亦非若此之緊急而嚴其入保故數  
百之賊來侵空手而還晉保不度衆寡輕敵而出自取敗焉慶源則非他  
界之比實是賊程之初面今又賊變聲息連續不絕之時如此措置疎虞  
不謹入保其又何哉前日嚴其固守謹其入保等事連續反覆丁寧傳教  
以今日之事言之皆爲虛文耳且當如此賊變聲息主將當申明號令使  
諸將晝夜警備常如對敵固其宜也朴以寧擅棄防禦遠來進謁卿不即  
詰責還送乃於金呂之等過賊之後請論以定越境之罪其意何如料  
敵之衆寡度我之強弱我可以制敵然後出兵突擊予且連續申明傳教李  
萃韓安遇等才聞賊變輕易出兵卒遇數多之賊將何以禦之哉爲主將  
者當使諸將奔走號令之不暇矣今邊將似不從卿之號令予又不知  
其然也今日之事旣已如此矣上項事意卿其知悉以備後日之患宗瑞又  
啓曰今承內傳不勝惶駭固知所措然謹其入保禁其出入之節嚴其固  
守重其出兵之事朝論夕戒未常頃刻解弛其申嚴之令不唯播人耳目  
明載四鎮之籍臣何誣辭以欺天聰但臣本乏嚴威顧在下之人不畏服

以致今日之失誤臣及躬自責甘心竢罪已往之愆雖悔難追庶幾更竭  
駑鈍益嚴後日之脩○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赴京通事差定時分其已赴  
京未赴京擇能堪其任者差定已曾受教矣而赴京使臣自薦押物押馬  
打角夫帶行者比比有之自今使臣赴京時司譯院擇能通譯語者差定  
且置講隸者專爲傳習華語故每當赴京時帶行之法亦已受教乃以訓  
導官爲講隸官例論率行未便今後雖訓導官赴京之時必須送講隸官  
一人違者令司憲府糾理從之○議政府據刑曹呈啓凡犯罪被劾者當  
受罪之時僥倖赦宥賫持告身逃匿免罪者頗多不可不懲自今犯罪在  
逃窺免者須當本家投奪告身又徵其贖雖經赦宥亦依此例施行 從  
之○僉知中樞院事李藝啓津江次郎云我島主所遣人內持二著圖書  
書契者給過海十日糧持一著圖書者或給三四日或給五六月糧亦惟  
大國之命臣願持三著圖書者給十日糧持一著圖書者給五日糧津江  
次郎又云雖賫持著圖書書契者若無島主文引則請勿許接納吾將此  
意告于島主臣謂津江次郎曰持僞著圖書者真僞難辨改作圖書以賜  
汝帥何如答云若改作以送則島主至爲喜悅矣臣又曰客人之到各浦  
或多般求請或托以族親相見者及或持僞造書契或疊受書契三浦淹

留多端作弊者一禁何如荅云吾今巡行三浦傳吾島主之命嚴加檢察  
貴國亦宜檢覈臣請遣朝官與津江次郎同議搜檢勤還其島仍云慎勿遣  
如此之輩雖送之勿令接納以此曉諭津江次郎以送何如○初兼成均注  
簿宋乙開上書請令各官學校明立學令命下禮曹與成均館議之成均館  
議曰謹按朱文公淳熙間在南康請于朝作白鹿洞書院為學規其略曰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  
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此但言其大綱耳後編次小  
學書非猶明倫首之以立教終之以敬身修身大法無所不備是故許魯齊  
聚學者而謂之曰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  
習從事於小學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先生亦朝夕精誦不輟篤志力  
行以身先之雖隆寒盛暑不廢也伏望依朱文公許魯齋故事成均四部  
學堂以至鄉校皆以小學為學今命令議政府諸曹及藝文館春秋館集  
賢殿同議以聞議政府僉議啓曰小學乃天下萬世所共尊仰之書稱為學  
令不可請勿舉行從之○乙亥親傳朔祭香祝○禮曹奉復對馬州太守宗  
貞盛曰所諭貴州人也三郎等來到境內不畏法令擅殺同類六郎三郎等  
二人罪惡深重不可不懲依前書契之辭窮推須置極刑具由回報率甚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八十六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B)  
732.55  
4724  
[v.4]  
no.27  
0163685

昭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4]  
no.27